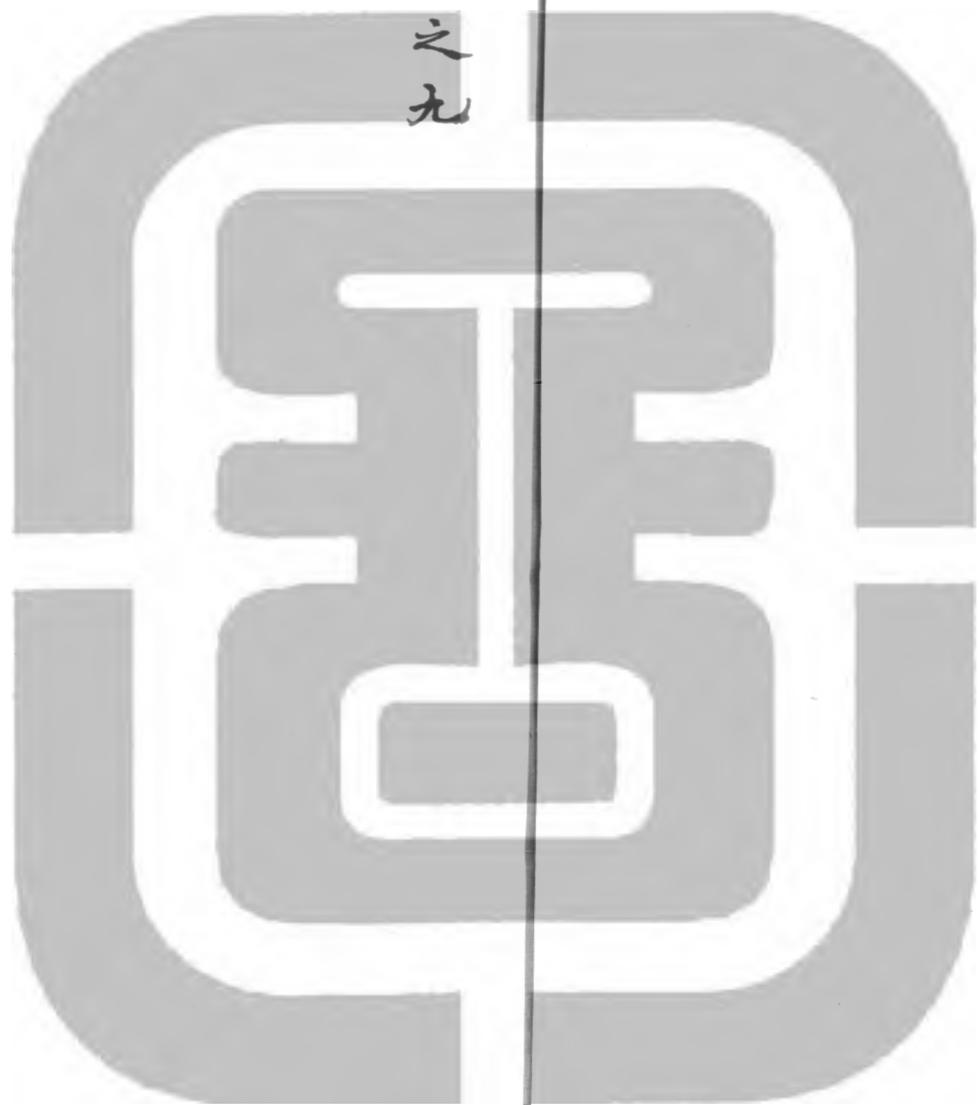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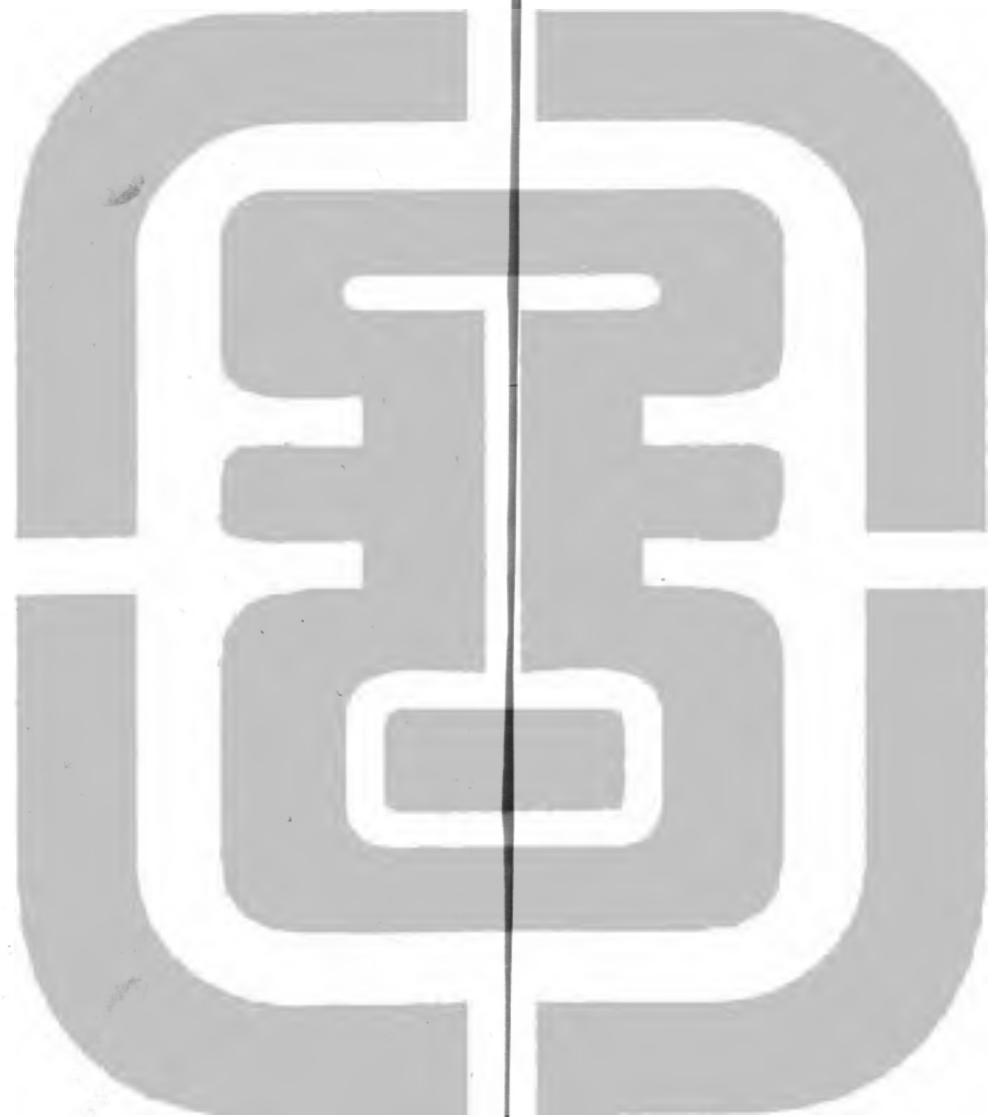


卷八之九



文



安吳四種  
藝舟雙楫

藝舟雙楫目錄敘

論文一

文譜

道光

答張翰風書

嘉慶

答董晉卿書

癸亥

揚州府

志藝文類序

己巳

書贈王慈兩

丙子

與楊季子論文書

丁丑再與楊季子書

丁丑

讀亭林遺書

戊寅

自編小卷

遊園文集三十卷總目序

道光

庚寅

論文二

十九弟李懷學詩識小錄序

道光

詩禮徵文序

毛詩闕雅序

辛丑

春秋異文攷證題詞

庚子

儀禮鄭

注的讀書後

嘉慶

論史記六國表叙

道光

書史記魏其

藝舟雙楫目錄敘

武安傳後 丁亥復石贛州書 己亥與周保緒論晉畧書  
癸巳晉畧序 癸卯摘鈔韓呂二子題詞 癸卯書韓文後  
上篇 癸卯書韓文後下篇 癸卯書桃花扇傳奇後 丁亥  
東海記傳奇叙 己丑蘇州寶蓮寺主松壽法語題詞 戊  
子問樵上人海上移情圖記 戊子小倦遊園記 壬午述  
學一首示十九弟季懷 嘉慶 五言一首說八比贈陳登  
之通判即留別出 都門 道光 或問 甲辰

論文三

錢東湖詩序 嘉慶 胡省峯詩序 道光 書述學六卷後 壬  
午讀大雲山房文集 辛巳舊業堂文鈔序 辛巳贈方彥

開序

嘉慶

贈余鍊香序

丁丑

湯賓鷺先生文集叙

道光

方岩夫軫詩序

壬辰

韋君燭詩序

壬辰

趙平湖政書五

篇叙

壬辰

讀白華草堂詩集叙

己未

述古孝子詩序 己

亥

江季持七峯詩稿序

庚子

王海樓劫詩序

庚子

澹菊

軒詩初稿序

辛丑

為朱震伯序月底修蕭譜 丁酉 金篋

伯竹所詞序

己亥

雪都宋月臺

維駒

古文鈔序

辛丑

樂

山堂文鈔序

辛丑

齊物論齋文集序

壬寅

書陳雲乃罷

讀圖

壬辰

復李邁堂

祖陶書

戊戌

答陳伯游 方海書 辛

丑

論文四

張童子傳嘉慶畢成之墓志丁卯清故棟選知縣道先

辛巳舉人包君行狀道光清故優貢生孫君墓誌銘庚

己與陳孝廉金城書癸巳清故翰林院編修崇祀御賢

姚君墓碑壬辰清故文學汪君之碑戊子清故國子監

生凌君墓表己丑清故文學薛君之碑己丑皇清教授

修職郎安微寧國縣學訓導沈君行狀壬辰翟秀才傳

甲辰

論書一

述書上嘉慶述書中丁丑述書下戊寅跋榮郡王臨快

雪內景二帖丁丑題隋誌拓本丁丑與段明經論書次

東坡韵戊寅歷下筆譚己卯論書十二絕句己卯國朝

書品道光答熙載九問辛卯答三子問辛卯

論書二

書譜辨誤道光自跋刪擬書譜壬辰自跋草書答十二

問壬辰十七帖疏證癸巳與吳熙載書癸巳書黃修存

藏宋榻廟碑後癸巳書劉文清四壙後癸巳書陳雲乃

集其先公寫廢壽幛字為四言詩卷後甲午書臨平原

祭姪稿後丁酉跋重刻王夫人墓誌癸卯記兩筆工語

嘉慶記兩棒師語戊寅完白山人傳嘉慶刪定吳郡書

譜序道光

敘曰論文之書始於典論論文而文賦繼之魏文評時流  
得失士衡論體裁當否文心雕龍後出則推本經籍條暢  
旨趣大而全編小而一字莫不以意逆志得作者用心所  
在後此則遠之子厚明允又自述得力端末於以誦人論  
衆者而允之專文為尤甚南朝以有韻者為文無韻者為  
筆故收之有杜詩韓筆玉溪有任昉文筆縱橫之語然對  
文則為筆單言則統於文近有謂古有文筆之別無古文  
之稱而斥稱古文者為陋然漢人以字體而別今古文至  
宋既有時文之名則別稱古文亦何不可乎古文之名以  
北宋而盛其學至南宋而大衰以迄於今別裁雜出文離

無紀且七百年所已近人妣姬傳選文辭條別諸家得失  
揮子居自述勸學所得實亦煥乎可來不謬後來僕少好  
詩賦獨學家聞蓬轉後耳目稍擴逾五十始自檢昔間與  
友人問答必直吐肝鬲所居既卑人事酬應勢所不免然  
卒不敢以所學徇人幸免謫脅之恥至於兼備衆體古人  
所難上下百世唯有子瞻而賦仍兄儔千慮之一無容吠  
聲倚聲傳奇體雖晚出其能者殆非率爾偶道所見或殊  
燕說八比為近世正業前明能者輩出論說多當然入主  
之謂燕石之陋亦復時有僕少小事此費精神於無補分  
別徑遠不貽染然之悲蓋亦庶幾其友生之間有如魏文  
所云此子為不朽者蓋棺定論一併入錄以聽後人裁其  
當否耳若夫論書之作初自後漢崔蔡之詞雖簡畧而形  
容體勢兼涵并包南北朝尤重此藝工文者史入文苑以  
工書託體小學乃入儒林下迄唐初狀筆勢說結字之文  
益多唯孫虔禮大暢旨趣畧不留餘原欲心悟可以仰正  
文賦雜其拙冗則光曜尤有推暨僕姿力孱獨耽斯業  
五十年來終始不厭前後常談或亦有當古人者故並紀  
錄其詞焉

安吳四種卷第八

藝舟雙楫卷第一

論文一

文譜

道光己丑八月養疴寓園日與族子孟開論古文節目因次為篇

余嘗以隱顯回互激射說古文然行文之法又有奇偶疾徐  
墊拽繁複順逆集散不明此六者則於古人之文無以測其  
意之所至而第其詣之所極墊拽繁複者回互之事順逆集  
散者激射之事奇偶疾徐則行於墊拽繁複順逆集散之中  
而所以為回互激射者也回互激射之法備而後隱顯之義

見矣是故討論體勢奇偶為先凝重多出於偶流美多出於奇體雖駢必有奇以振其氣勢雖散必有偶以植其骨儀厥錯綜致為微妙尚書欽明文思一字為偶安安疊字為偶允恭克讓二字為偶偶勢變而生三奇意行而若一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語奇也而意偶克明峻德四字一句奇以親九族十六字四句偶協和萬邦十字三句奇而萬邦與九族百姓語偶時雍與黎民於變意偶是奇也而偶寓焉乃命羲和節奇若天授時隔句為偶中六字綱目為偶分命申命四節體全偶而詞悉奇帝曰咨節奇期三百十七字參差為偶允釐八字顛倒為偶而意皆奇故雙意必偶欽明允恭等句是也單意可奇可偶光被允釐等句是也雖文字之始基實奇偶之極軌批根為說而其類從慧業所存斯為偶舉次論氣格莫如疾徐文之盛在沈鬱文之妙在頓宕而沈鬱頓宕之機操於疾徐此之不可不察也論語觚不觚句疾也觚哉觚哉句徐也其然句徐也豈其然乎句疾也此兩句為疾徐也大學一家仁一國興仁節疾也堯舜帥天下以仁節徐也孟子王曰何以利吾國節徐也未有仁而遺其親節疾也此兩節為疾徐也天子適諸侯曰巡守一百四十九字徐先王無流連之樂十六字疾國君進賢一百二十二字徐故曰國人殺之十七字疾尊賢使能俊傑在位五節徐信能行此五者一

節疾比通篇為疾徐也有徐而疾不為激有疾而徐不為紆  
夫是以峻緩交得而調和奏膚也墊拽者為其立說之不足  
聳聽也故墊之使高為其抒議之未能折服也故拽之使滿  
高則其落也峻滿則其發也疾墊之法有上有下孟子知而  
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知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  
又曰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  
繼之然後大行韓非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為改鄉人  
譙之弗為勸師長教之弗為變又云禹利天下子產存鄭皆  
以得諂又云視鍛錫察青黃區治不能以必劍發齒吻形容  
伯樂不能以必馬又云侈而惰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徵斂  
於富人以施布於貧家史記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眾叩關  
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遁而不敢進又云  
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者皆上墊也孟子管仲  
曾西之所不為也又云非所以納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  
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韓非子磐石千里  
不可謂富象人百萬不可謂強史記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才  
僅得中佐又云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  
而憂海內之患又云是所重者在於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  
於人民者皆下墊也拽之法有正有反孟子萬取千焉千取  
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又云文王以民力為臺

為治而民歡樂之予及汝偕亡民欲與之偕亡又云此惟救  
死而恐不贍荀子螾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槁壤下飲  
黃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螾之穴無可託足者用  
心躁也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昏昏之用者無  
赫赫之功又云今之學者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  
耳安能美七尺之軀韓非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后之世者必  
為鯨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為湯武笑矣又云人  
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  
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於人有  
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呂覽民農  
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民農則重重則少私  
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一民農則其產複其產複則重徙  
重徙則死其處而無二慮又云馬者伯樂相造父御之賢主  
乘之一日千里無御相之勞而有其功史記天下以定秦王  
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  
王既沒餘威振於殊俗又云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  
者皆正拽也孟子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  
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  
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又云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  
也又云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栝棖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

括捲又云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又云是君臣父子兄弟  
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荀子樂姚冶以險則民流優鄙賤矣  
流優則亂鄙賤則爭爭亂則兵弱城犯敵國危之又云且夫  
暴國之君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  
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  
讐人之情雖桀跖又豈肯為其所惡賊其所好韓非法術之  
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歲數而又不得見當涂之人乘五勝之  
資而旦暮獨說於前又云智士者遠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  
重人矣廉士者脩而羞與佞臣欺其主必不從重人矣是當  
涂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即汙而不避姦者也大臣挾愚汙  
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史記秦并海內兼諸侯  
南面稱帝以四海養天下斐然向風又云今秦二世立天下  
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饑者甘糟糠民之嗷嗷  
新主之資也者皆反拽也孟子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  
一百二十二字荀子凡生於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  
知一百八十一字旋摯旋拽備上下反正之致文心之巧于  
斯為極是故摯拽者先覺之鴻寶後進之梯航未悟者既望  
洋而不知聞聲者復震驚而不信然得之則為蹈厲風發失  
之則為撲檄遼落姬嬴之際至工斯業降至東京遺文具在  
能者僅可十數論者竟無片言千里比肩百世接踵不其諒

白門券選略文  
已至於繁複者與塾拽相需而成而為用尤廣比之詩人則  
長言詠歎之流也文家之所以極情盡意茂豫發越也孫武  
子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  
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勝不過奇正  
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者繁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  
能窮之者複也孟子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七  
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又云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  
欲赴愬於王者繁也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又曰昔  
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又曰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又曰鄉  
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者複也離婁之明節繁

也聖人既竭目力節複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  
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又云君子以仁存心  
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  
人恆敬之繁而兼複也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  
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  
畔複而兼繁也荀子之議兵禮論樂論性惡篇呂覽之開春  
慎行貴直不苟似順士容論韓非之說難孤憤五蠹顯學篇  
無不繁以助瀾複以鬯趣繁如鼓風之浪複如捲風之雲浪  
厚而盪萬石比一葉之輕雲深而釀零雨有千里之遠斯誠  
文陣之雄師詞圍之家法矣然而文勢之振在於用逆文氣

之厚在於用順順逆之於文如陰陽之於五行奇正之於攻  
守也論語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僣逆而順也而取於吳為去聲  
同姓謂之吳孟子順而逆也孟子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  
為能本言當制民產先言取民有制又先言民之陷罪由於  
無恆心而無恆心本於無恆產并先言惟士之恆心不係於  
恆產則逆之逆也天下大悅而將歸己章桀紂之失天下章  
全用逆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章全用順深求童習之編自  
得伐柯之則畧舉數端以需善擇集散者或以振綱領或以  
爭鬪紐或竒特形於比附或指歸示於牽連或錯出以表全  
神或補述以完風裁是故集則有勢有事而散則有縱有橫

左傳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財  
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又云將修先君之怨  
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孟子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  
無一朝之患又云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又  
云仁不可為眾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又云或勞心或勞  
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  
人韓非子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  
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又云夫離法者罪而諸先  
生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羣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  
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又云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

以法為教無先生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  
又云強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者也治強不可責於外  
內政之修也是集勢者也孟子引經始靈臺時日曷喪徵古  
以明意說不違農時五畝之宅緣情以比事呂覽專精証驗  
韓非旁通喻釋史記載祠石墜履而西楚遂以遷鼎述厠驚  
人而上蔡無所稅駕曲逆意遠見於俎上淮陰志異得之城  
下臨邛竊貨好時分橐銜晦既殊心跡斯別右游俠之克崇  
退讓而知在位之專恣睚眦稱權利之致於誠壹而知居上  
之不收窮民是集事者也二帝同典止紀都俞五臣共謨乃  
書陳告是縱散者也然龍門帝紀已屬有心避就金華臣傳

遂至僅存閱閱

宋濂作九國春秋事蹟悉詳紀中諸臣列傳勢難重出寂寥已甚今吳任臣書即竊其本

也求其繼聲未易屈指史記廉將軍於功爭列與避車連文  
以美震悔之忠長平侯重揖容諱擊傷於本傳不詳以嘆尊  
容之廣程李名將而行酒辨其優劣汲鄭長者而廷論譏其  
局趣是橫散者也然而六法備具其於文也猶魚兔之筌蹄  
膚髮之脂澤也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士君子能深思  
天下所以化成者求諸古驗諸事發諸文則庶乎言有物而  
不囿於藻采雕繪之末技也夫

答張翰風書

翰風足下白門邂逅歡若平生班荆傾蓋誠有以相知也報

罷後返柁鳩江復有小滯方覓良信相聞忽奉手教展緘三  
復涕洟橫集足下高才絕學少所許可顧迺盛加稱引不惜  
駭聽足下年未強仕世臣尚在弱冠要以有所成就與天下  
共見非可以口舌爭也至古之修身以事天者極於歿壽不  
貳况區區苦樂升沈之間乎雖辱相愛之厚顧母以此為世  
臣戚戚也籌賊一議區區處明了如有用我可翹足以待藏事  
但此事理有共明不必謂為推演鄙說耳追惟矮屋一夕之  
談等於笙磬而臨歧握手唯以苦吟為誠仁者之贈心佩不  
忘更令三月竟斷韻語而篋中舊草未忍焚弃篇什頗充不  
不能莊寫緘附去書敬以相屬宋氏以來言詩必曰唐近人

乃盛言宋而世臣獨尚六朝尚六朝者皆以排比靡麗為工  
而世臣獨求頓挫悠揚以邕目送手揮之旨是以遊歷數州  
未遇可言何意足下遠隔千里乃為同術然足下專推阮陶  
世臣則兼崇陸謝嘗謂詩本合於陳思而別於阮陸至李杜  
而復合既合而其末遂分而不可止此則同之微異者也蓋  
格莫峻於步兵體莫宏於平原步兵之激揚易見平原之鼓  
盪難知天挺兩宗無獨有偶太沖追步公幹安仁接武仲宣  
雖云道麗無足與參彭澤沉鬱絕倫惟以率語為累然上攀  
阮而下啟鮑孟韋非其嗣也康樂清脆夷猶以行沉鬱如夏  
雲秋濤乘虛變滅故論陶於獨至時出謝右以言竟體芳馨

去之抑遠宣城得其清脆而沈鬱無聞參軍有其沈鬱而猶  
夷不顯醴陵開元庶幾具體而江則格致較輕微傷邊幅度  
則鉛華已重反累清揚是故善學者必別其流善鑑者必辨  
其源景陽景純祖述步兵而變為沈響晉彥昇法曹憲章康樂  
而發以么弦子堅神骨俊逸倡太白之前聲處道氣體高妙  
飛子美之嚆矢是必心契單微未易與吠聲逐迹者說也三  
唐傑士厥有七賢鄭公首賦憑軾少保續咏臨河高唱復古  
珍比素絲伯玉之貽宕子壽之精能次山之柔厚竝具鑪冶  
無獨高魯抗墜安詳極於李杜所謂一字一句若奮若搏彼  
建安詞人不得居其右者矣事斯以來歷年三五師心所向  
宗尚如斯徒以見聞狹隘材力怯薄躬之不逮良用為耻耳  
竊謂先王治世之大經君子淑身之大法必以禮樂而禮壞  
樂崩來自近古端緒僅存唯藉詩教夫言詩教於今日難矣  
然而紀述必得其序指斥必依其倫禮也危苦者等其曲折  
哀思者懷其舊俗樂也凡所以化下風上言無罪而聞足戒  
者今之詩不猶之古乎世臣生長孤露早涉憂患而能飭其  
領緣勿適奇衰頗謂以詩自澤言為心聲可意逆而得也足  
下幸賜觀覽汰其疵類使得遵錄定本留存異日庶幾自訟  
有方時資省察達則不昧初心窮則力貞素志麗澤之益斯  
為不負此間已無可留半月後便作歸計做居去歛近在三

程或能襍被過訪面承指授天寒珍重不具欲言嘉慶五年十月十八日世臣頓首

答董晉卿書

晉卿足下承示賦冊深辱推許俾加點定發而讀之白雲易消息二首張蔡不爾過也愁霖杏華紅蕙三首亦文通子山之亞斯款久絕舊觀頓還欣喜之情非可言喻僕家無藏書少不涉事獨好文選輒效為之以古為師以心為範後乃得唐以來賦千餘首檢其長篇巨製殊無可觀惟韓退之感二鳥張文潛酷暑差當意耳成童事斯越三四年內省外方邈爾無偶暨出遊江淮間乃見近人竇東臯侍郎作駸駸有慕

古之意伐材近而隸事雜氣象窘迫大興朱相國有進御文五十餘首華瞻勝竇氏意卑不能尊其體張孟遲進士步趨朱氏而加修飭然貪多之弊更甚尊舅氏張臯文編修識字諧韻而外腴內竭全朗甫庶常承編脩之指授用意秀宕而怯薄無以自立斯數君者固已魁然迥出卓立頽流質諸古人柔厚之旨未窺一間僕以奔走風塵弱冠廢學常嘆生秉殊分使不迫於饑寒以三年餘暇沈浸遺編源於風騷以端其旨以息其氣播於子史以廣其趣以飭其勢通於小學以狀其情以壯其澤滙於古集以練其神以達其變則雖不能追蹤漢魏力崇淳質悱惻雅密接武鮑庾其庶幾矣且通人

有所蔽明者能求師以李杜之材力。孰為古賦而所作率散  
緩樸。檄至以其法入雜言。為歌行。尤橫潰不可理。退之四言  
碑志。質道可誦。而詩則怒張無意。興偽裁自誤。以誣將來。於  
今千載。始逢通識。而竇朱草創體間雅俗。張金之才相繼。天  
折僕又藉詞饑驅。不肯竟學。少小之章。儷色不純。沉思未銳。  
造物顧何厚於古人。必使之獨絕往代。今見足下所著。乃知  
僕於辰巳之年。遂棄是事。良以足下於時始基。天靳吾智。以  
厚間出自茲以往。其無憾矣。吾黨多才。申者敦讓。強忍博物。  
多能。文起貫串。今古通徹。興廢是皆。間氣特育。任重道遠。足  
下雖以菽勝。唯此獨至。可稱三足。慚形憎貌。無復敢云。謹檢  
出舊稿十二首。送俟刪勘。匠斤所至。或可為足下張軍云爾。  
遲日當奉過面。悉不宣。癸亥四月既望。

揚州府志藝文類序

志書之纂輯藝文。所以觀風俗。鏡得失。夫揚州居東南之會。  
文物為盛。故首列歷朝土著。而次以遊宦流寓。其詔誥頌贈  
之文。關涉本郡。亦以次編入。陳隋以前遺文。罕覩。史傳所載。  
別集所存。雖或經刪摘。加以闕蝕。詞義既高。概從搜采。李氏  
以來。傳本稍多。迨乎前明。剞劂大暢。蕪穢既所。欲略而清。英  
亦難盡集。是故圖標天馬。識匪牽益。雀抵崑珉。事殊拋彈。祇  
期按劍不出。於盼光難必空。羣遂稱於過冀。亦有書比間笙。

詞登畫臂即乖道麗之旨亦從傳人之例譏貽掛一迹因逐起至於近代聞人流布未廣集藏本家在彼以求傳為耻在此無索珠之勤義托蓋闕情同有憾若其名脫鱗籍痕留雪爪固仰山之心所嚮亦爭墩之誚所由但徵本事盡去旁侵凡輯三類共若干卷地惟一隅體百家覈其升降故有可言蓋嘗論詞無今古概為三則詩文賦頌異流同源懿彼發倫類之淳漓諷政治之得失閭閻疾苦由以上聞雲霄膏澤於焉下究言必有物斯其上也若夫風雲月露天山川草木文於地憂愉欣戚文成於人於以發行抑鬱陶寫襟懷程其格式平險分焉是故氣盛者至平流而多姿勢健者履險隘而不躓氣以柔厚而盛勢以壯密而健風裁既明興會攸暢故其所作直攄胸臆遂感心脾日選常言彌彰新色斯其次也至若以形聲求工倍犯為巧此則屬對之餘酬酢之技又或排比故實以多為貴搜羅隱僻以異為高聊充筐篚之需比於角觝之尚雖臻綺麗風斯下矣茲集所載宦遊詔贈大都借林土著諸賢肇自炎漢維時道南未盛秀斯瀕江洎南北分壤征戰日連傳人宜少迺以唐宋文治十世休息弦誦比戶名流接踵較之今日多寡猶懸然而詳加披誦則古厚今澆古勁今孱篇幅滋長意義逾薄則知文氣之變本自人心人心所流寢成風俗君子於此蓋其慎矣獨至救

白口秀遠...  
時指事之章防患設機之論唯其事變日更推求漸切加以  
河淮迭警漂潦常至當事之章奏韋布之條列辨皆切事醫  
必當疾此雖往昔董陳臧革二杜歐蘇之流曠代逸才今古  
不間良以患既剝膚慮必腐齒用志既銳結體自尊故也是  
故五聲之道通於政文字之教成其俗其文質樸徵嗜好之  
不華其文清遠驗習尚之不浮樂道忠孝斯根本之克敦備  
明險易即智慮之及遠崇實之得也流連聲樂遂近驕淫之  
靡譏訕惟薄難云任卹之教藻績求麗則緣情有歎撫采務  
博則窮理不真致飾之失也觀其文以知俗推其俗以知治  
况夫碩畫為經卷議可誦則已行者舊章不愆未行者美意  
若師展卷而得斯民不易後之君子誠有取於此則勸懲之  
方補救之術庶乎列國陳風無媿政書之訓也已

書贈王慈雨

欽霖

心於得來則學必獨心而人為學且為自取其文  
乎

士患無以自立得喪定於命非人為之所能增損也不以得  
喪累其心獨處以古為師羣居擇善而執受於天者雖有厚  
薄之殊積之久要皆足以自立至於不虞之譽求全之毀自  
古歎也譽至則必求所以實其言毀至反諸吾身而無可指  
實既不疚於心何病人言哉語云爭名者於朝爭名之地敗  
行尤易唯自安義分事賢友仁不改求己之素通無妨於進  
取塞不至於貽悔斯不遇者必求進者必求退者必求  
沐陽慈雨王君將赴

京兆試過揚州介虛谷張君存予於湖上揚州古稱塵土之鄉予僑此十餘年二君觀之以為染塵土者幾何耶張君學識過儔輩而盛稱王君不知其人視其友予荒落已甚無以答王君之意祇此年自立之心則廿年所證盟於大興朱文正公者今猶未能自棄故述以為贈王君幸無以為悠悠常論也嘉慶廿五年二月廿二日包世臣書

慈雨霖進士觀政吏部勤政能自立為書吏所憚常言自得包君贈言舉事唯恐失足負良箴別後十數年博覽載籍為文有奇氣不以忤俗自阻不以殊眾自矜向其意氣有成必矣而年僅四十邁疫卒於都下錄此曷勝悼痛

與楊季子論文書

季子足下辱書詢為古文之要詞意勤懇世臣何可以當此耶足下性嗜古書尤耽齊梁諸子而下筆頗清迥柔厚駸有西漢之意世臣儻陋樞蹇何足以稱盛指謹言其所知而足下擇之竊謂自唐氏有為古文之學上者好言道其次則言法說者曰言道者言之有物者也言法者言之有序者也然道附于事而統于禮子思嘆聖道之大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孟子明王道而所言要于不緩民事養以教至養民之制教民之法則亦無不本于禮其離事與禮而虛言道以張其軍者自退之始而子厚和之至明允永叔迺用力于推究

世事而子瞻尤為達者然門面言道之語滌除未盡以致近世治古文者一若非言道則無以自尊其文是非世臣所敢知也天下之事莫不有法法之于文也尤精而嚴夫具五官備四體而後成為人其形質配合乖互則貴賤妍醜分焉然未有能一一指其成武者也夫相馬之微得于尻齒公身之哀不問木石孟荀文之祖也子政子雲文之盛也典型具在轍迹各殊然則所謂法者精而至博嚴而至通者也又有言為文不可落人窠臼託于退之尚異之旨者夫窠臼之說即記所譏之勦說雷同也比如有人焉五官端正四體調均徧視數千萬人而莫有能同之者得不謂之真異人乎哉而庚者乃欲顛倒條理刪節助字務取詰屈以眩讀者是何異自憾狀貌之無以過人而抉目截耳折筋剝脇踰行于布而矜詡其有異于人也耶至于退之諸文序為至劣本供酬酢情文無自是以別尋端緒仿于策士諷諭之遺偶著新奇旋成惡習而論者不察推為功宗其有焯繹前人名作摘微疵抑揚生議以尊己見所謂蠹生于木而反食其木又或尋常小文強推大義二者之蔽王曾尤多夫事無大小苟能明其始卒究其義類皆足以成至文固不必悉本忠孝攸闕家國也凡是陋習染人為易而熙甫順甫乃欲指以為法豈不謬哉文類既殊體裁各別然惟言事與記事為最難言事之文

必先洞悉所事之條理原委，抉明正義，然後述現事之所以失，而條畫其補救之方。記事之文，必先表明緣起，而深究得失之故，然後述其本末，則是明白不惑。將來凡此二類，固非率爾所能，而古今能者必宗此法。機勢萬變，樞括無改。至紀事而叙入其人之文，則為尤難。史記點竄內外傳、戰國策諸書，遂如已出。班氏襲用前文，微有增損，而截然為兩家。斯如製藥治金，隨其鎔範，形隨手變，性與物從，非具神奇，徒嫌依傍。馬班紀載舊文多，非原本故史記善實生推言之論，而班氏典引直指以為司馬始。皇紀後亦兼載賈馬之名實生之文。入漢書者已屬摘畧，而其句度意氣與過秦殊科。則知其出于司馬，刪潤無疑也。比及陳范所載全文多，形無穢或加以刪難，輒見為碎缺，故子瞻約趙忤之牘以行己意，而介甫嘆為子長復出者，蓋深知其難也。通鑑刪採忠宣能使首尾完具，利害畢陳，原父爐錘斯為可尚。世臣從前纂汪容甫遺集曾採未成，互異之稿足為完篇，筆勢一如容甫。容甫故工文體勢，又畧與予近，猶易為力。至作谷西阿傳採錄其奏議三篇，西阿人能自立，而文筆蕪靡不及其意。世臣因其事必宣傳，又恐一加潤色，將與國史互異，致啓後人之疑，故止為之刪削，移動較量篇幅，十不存五，而未嘗改易一字。醇茂痛快，頓可誦讀，既與原文殊

觀又不亂以已意較之子瞻所作難易倍蓰非足下其誰與  
喻此耶世臣自幼失學惟好究事物之情狀足下所志畧同  
鄙人前後稞文數十百篇足下大都見之其是否有合古人  
立言之旨以及與近世聞人所言古文相承之法是否同異  
世臣不能自知又將何以為足下告耶重辱遠問伏惟珍重  
惶恐惶恐

再與楊季子書

季子足下辱賜還答知不以前書為差謬幸甚幸甚然獎借  
逾分又有未甚喻意之處故復進以相開惟足下照察足下  
謂聖道即王道研究世務譬畫精詳則道已寓于文故更無  
道可言固非世臣所任而亦非世臣意也世臣生乾隆中比

及成童見百為廢弛賄賂公行吏治汙而民氣鬱殆將有變  
思所以禁暴除亂于是學兵家又見民生日蹙一被水旱則  
道殣相望思所以勸本厚生于是學農家又見齊民跬步即  
臨非辜奸民趨死如鶩而常得自全思所以飭邪禁非于是  
學法家既以求三家之學于古而飢驅奔走者數十年驗以  
人情地勢殊不相遠斟古酌今特與當事論說所宜雖補偏  
救弊之術偶蒙採納皆有所效然極世臣學識之所至尙未  
知其能為富強否耶民富則重犯法政強則令必行故富  
強者為霸過于霸者為王詩人之頌王業曰如茨如梁又曰

莫不震疊未有既貧且弱而言王道者也故謂富強非王道  
之一事者陋儒也若遂以富強為王道古先其可誣乎荀子  
曰學始于誦詩終于安禮學至于禮而止孟子曰動容周旋  
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孔子曰齊之以禮一日復禮天下歸仁  
以禮為國乎何有世臣溯自有識迄于中身非禮之念時生  
于心非禮之行時見于事惟不敢蕩檢踰閑竊自附于鄉黨  
自好之末而已而足下乃取文以載道之卮言致其推崇前  
書方以言道自張為前哲之病而足下更為此說是重吾過  
也足下又謂苦學彥季友而不能近以致詞氣生澀非能  
入漢夫太白俯首宣城而不珎建安子美詩親子建而苦學  
陰何智過其師事有天授故足下之近漢也得于天而好彥  
季季友由于學然彥季友獨到之處亦漢人所無足下好  
之無庸更疑也至詢及晉卿往復論文之旨足下疑世臣之  
別有秘密乎晉卿古文之學出于其舅氏張臯文先生臯文  
受于劉才甫之弟子王悔生蓋即熙甫望溪相承之法而晉  
卿才力桀驁下筆輒能自拔然世臣識晉卿時晉卿未弱冠  
迄今二十年每論文則判然無一語相合而讀其文則必嘆  
賞無與比方晉卿亦以世臣一覽便見其深每有所作必以  
相示不以論議殊途為意是殆所謂能行者未必能言也又  
詢及選學與八家優劣及

國朝名人孰為近古。夫文選所載自周秦以及齊梁本非一體。八家工力至厚莫不沈酣于周秦兩漢。子史百家而得體勢于韓公子呂覽者為尤深。徒以薄其為人不敢形諸論說。然後世有識飲水辨源其可掩耶。自前明諸君泥于瞻文起八代之言遂斥選學為別裁偽體良以應德順甫熙甫諸君心力悴于八股一切誦讀皆為制舉之資遂取八家下乘橫空起議照應鈎勒之篇以為準的小儒目昧前邪後許而精深閎茂反在屏棄于是有反其道以求之者至謂八家淺薄務為藻飾之詞稱為選學格塞之語謂為先秦夫六朝雖尚文采然其健者則緩急疾徐縱送激射同符史漢貌離神合精彩奪人至于秦漢之文莫不洞達點岩崩日怵心間有語不能通則由傳寫謫誤以及當時方言以此為師豈為善擇退之酷嗜子雲版碑或至不可讀而書說健舉渾厚宜為宗匠子厚勁厲無前然時有摹擬之迹氣傷縝密永叔奏議怵怛明暢得大臣之體翰札紆徐易直真有德之言而序記則為庸調明允長于推勘辨駁一任峻急介甫詞完氣健饒有遠勢子固茂密安和而雄強不足子瞻機神敏妙比及暮年心手相忘獨立千載子由差弱然其委婉敦縟一節獨到亦非父兄所能掩足下試各取其全集讀之凡為三百年來選家所遺者大抵皆出入秦漢而為古人真脈所寄也其與選

學殊途歸貴鄉汪容甫頗有真解惜其驚逐特譽耗心餽飭  
然有至者固足為後來先路矣

國初名集所見甚夥就中可指數者侯朝宗隨人俯仰致近  
俳優汪鈍翁簡點瞻碩僅足自守魏叔子頗有才力而學無  
原本尤傷拉雜方望溪視三子為勝而氣力寒怯儲畫山典  
寔可尚而度涉布井劉才甫極力修飾畧無菁華姚姬傳風  
度秀整邊幅急促張臯文規形撫勢惟說經之文為善憚子  
居力能自振而破碎已甚碑志小文乃有完璧凡此九賢莫  
不具標能擅美獨映當時之志而蓋棺論定曾不足以塞後  
人之望白駒過隙來者難誣君子于此蓋其慎矣足下齒方  
弱冠秀出特流然生材非難成材為難惟望以世臣之荒落  
為鑑及時自効則斯文之幸也特因風便復惠教珍重不宣  
世臣頓首

讀亭林遺書

乾隆壬子白門書賈新雕日知錄出予繙閱首冊始知亭林  
之名愛其書力不能購嘉慶辛酉客蕪湖為從遊姚季光著  
說儲二篇壬戌至常州主李申耆家出稿本質之申耆手為  
繕清以為其說多與日知錄相出入因得盡讀日知錄三十  
卷嘆為經國碩猷足以起江河日下之人心風俗而大為之  
防唯摘章句以說經及時零證據猶未免經生射策之習欲

刪移其半別為外篇以重其書而未果嗣遊揚州得見唐韻  
正五書心偉絕業而非所好也又得郡國利病書讀之徵錄  
賅備如醫家流之有本草綱目足為日知錄之佐使迨展側  
吳越近世聞人之書大觀得寓目竊以為百餘年來言學者  
必首推亭林亭林書必首推日知錄繼聞亭林有詩文集求  
之不可得今歲家食見黃脩存藏亭林遺書十種詩文集備  
在假歸讀之乃知所著又有肇域志其稿不知尚在人間否  
而集中自述日知錄之辭有曰意在撥亂滌汚法古用夏啟  
多聞於來學待一治於後王又曰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  
以濟斯世於治古之隆又曰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道之

隆污各以其時使後王得以酌取其亦可以畢區區之願矣  
然後知予之所以信亭林者乃即亭林之所以自信宜其立  
說之多符合也如日知錄所載自古有亡國無亡天下國亡  
卿大夫之責也天下亡則士與有責焉集中所載天生豪傑  
必有所任拯斯人於塗炭為萬世開太平此吾輩之任也又  
曰引古籌今亦吾儒經世之用然今日之事興一利便添一  
害如欲行沁水之轉般則河南必擾開膠萊之運道則山東  
必亂又曰目擊世趣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而所以  
轉移人心整飭風俗則教化綱紀為不可闕矣百年必世養  
之而不足一朝一夕敗之而有餘至哉言乎可以俟諸百世

謏

而不惑矣。亭林之自序曰：少為帖括二十年，已而學為詩古文，以其間纂記故事，年至四十，斐然欲有所作。又十餘年，讀書日以益多，而後悔其嚮者立言之非，懇懇乎其不我欺也。予年十八，即罷帖括之業，而力求吾儒所當有事者，傭書負米，經三數十年，頗能遠傷廉之取，不枉己以求合，辛苦顛躓，而不悔。茲讀亭林詩文，按其歲月，核其行檢，辨進修之日，深信立言之有本，使勵志之士得以倚而自堅，讀其集而日知錄，乃以益重，則信乎其近世學者之首也。亭林耳目至廣，記誦絕人，勤於筆札，至老不勌，於以參較錯互，辨正謠諑，其學能舉大而不遺，公細霑溉，小儒自餽，一得之勤，以及考證

聲韻金石輿地名，家者十數而不止。上者推演以自植，下者裨販而謏聞，是亭林之所長也。予少小，歎所聞見，雅善遺忘，唯以食貧居賤，知民間所疾苦，則心求所以振起而補救之者，稍長，困於奔走，涉世事，讀官書，則知求所以致弊之故而澄其源，又知舉事駭眾，則敗成常，求順人情，去太甚，默運轉移而不覺，必能自信也。而後載筆，然猶必時察事變，稍有窒碍，則不惜詳更節目，要於必可舉行，以無悞後世，是予之所長也。至於詩文一藝，結習同深，亭林之詩，導源歷下，沿西崑玉溪，杜陵以窺柴桑，予則托始供奉，溯康樂平原，以達東阿，步武而弛負於曲江，杜陵，亭林詩從聲色入，予詩從臭味入。

言必有物風雲月露不得涉其毫藩是則所同也亭林之文宗考亭以躋南豐以其立志遠而讀書多更事數時時有獨到語為朱曾兩家所未及予為文能發事物之情狀窺見至隱有如面談繁或千言短則數語因類付形達意而止是則千慮之一抑亦有不敢多讓者要之亭林之學成於責實子之學出於導虛使得周旋几席以上下其論議則予可免憑臆之譏而亭亦少術踈之誚矣亭林見韻補而自傷譎陋獨學欲求如才老者與之講習則明六經之讀復三代之舊夫豈其難則予讀亭林遺書而不能不重為之嘆息者亦無怪矣

自編小倦遊閣文集三十卷總目序

凡正集十九卷內賦二卷詩二卷文十五卷共二百六十一首別集十一卷內賦一卷詩二卷文八卷共二百十九

首

叙曰予為孺子時初讀文選即仿為古賦五言詩又性好撓論得失援古證今依眉山龍川墻壁而為之所居早聞見至甚比及成童累稿過寸雖未嘗出以示人然頗自矜恃以為為舉世所不為也嘉慶庚申秋試識陽湖張君翰風於號舍翰風銳精輿地而服權家言知余來自川楚詢軍中事實予既告以所親歷復為言賦不難治狀翰風歎絕旁及詩古文

詞遂絮語達旦既輟試再三過從翰風執手曰吾子濟世才也然好為詩是耗神甚今當別幸為生民自愛予輟韻語自此始嗣翰風過揚州為予刪諸體詩千餘首存四之一而焚其餘經今三十年必不得已而有言亦艱澀非復少小體勢矣識翰風後二年又識其甥武進董君晉卿晉卿甫弱冠工為賦及古文覽其賦閎廓幽窈古文亦渾深有作者之意雖沿用桐城方望溪劉才甫之法而氣力道健能自拔故予雅不喜望溪才甫而特愛晉卿退視已作率蕪蔓不可采自是始專以一心求人情事理之原有所得而達於詞盡意則止依傍之陋漸就湔除矣然亦以廿餘年蓬轉江淮間行笈難携書籍舊業韓歐蘓王之章句悉遺忘不能舉唯以周秦諸子自隨尤好孫卿呂覽然南華內篇離騷經反覆諷詠卒不得其旨歸古今文士言得力必於莊騷乃後知姿性弱劣莫能相強也又未習小學故訓大都依俗說尤平近不能發竒竒趣故嗜書然畏錄副草稿數十百卷常改竄至不可辨從兄子時益略以意為繕錄從弟季懷續加勘校分言事紀事禱著三編然首尾不完具道光甲申予年適五十衰頹荒落自分終已不可用遂欲芟葺舊文而笥中稿本半為鼠耗存者又塗抹潦草不能授書手目力復昏耗不自耐時作時輟今年長夏家食乃銳意擇可識別者得若干篇其有託體較

大關係身世則歸之正集雖必不足數而稍有意興與夫鄉曲賢士女之宜紀述以及代言之足濟時用者錄為別集代言中成於受意者署曰代某若斷自己意則曰為某以示區別兩淵最少作說諸所言稍長涉事矣然唯農一冊差足自信餘說殊有不盡可見諸施行者既別錄為成書唯摘取叙論入集竊嘗謂古今人思力應不相遠而古人成材多者則以其績學敦行不怠倦閱歷久而精進深故出於心借於手能以理明詞舉也後之人稍長涉事則頽然自放以晉卿之傑出流輩而自壯歲以後轉側齊豫燕趙之郊者十餘年所作願平近不能稱初志矧余之學殖既淺薄而數十年所遭遇又拂逆鬱勃百出者即則其文之無可觀采也明矣故集錄如右略述顛末以示子弟使有志者得以及時自力焉

安吳四種卷第九

藝舟雙楫卷第二

論文二

十九弟季懷學詩識小錄序

世臣幼從先子受詩讀小序而善之然無從得毛鄭之書嘉慶丁巳為大興文正公客乃見十三經注疏盡九月之力而讀之一過破句謬字不能自辨惟畧知爾雅存古訓訓古書者以古訓為宜而詩疏於大典禮必博採眾說足為羣經之綱領而已以後負米四方數十年惟壬戌在武進李申耆家七閱月旁覽載籍其餘舟車旅邸之中或旬或月涉獵流覽

罕有簡閱一書能自首至尾者也然頗心知其故能以己意測古人立言之旨而窮其義之所止至于論先王制作之原亦能以近世人情上推之而原其終始于鄭氏之說常合是其所長也然思而不學以致愴恍不敢自信者其失固已多矣季懷于庚申之春自里門從至江寧略受文法繼以就食他去而季懷遂留江寧戊辰秋乃携季懷至揚州世臣出遊久多識前輩得讀書之要領揚州士人常過從者輒以所聞授之而江都凌曙曉樓至誠篤曉樓之甥儀徵劉文淇孟瞻尤穎慧時歙洪桐生先生主講梅花書院善世臣甚世臣所許可者輒召入院膳給之使與業養子敏回子駿甥閔宗肅

子敬共几席世臣以曉樓熟禮記遂與之言鄭氏禮而使治之孟瞻好詩遂使治毛鄭氏詩季懷與孟瞻同業子駿年最少而神解驚絕尤相善已而旌德姚配中仲虞在江寧聞季懷之說治漢易族子慎言孟開亦從季懷受詩先後來揚州而丹徒汪沆芷生治毛氏甘泉薛傳均子韻治許氏皆善季懷朝夕與砥礪相勸以力學季懷念鄭氏箋毛而說詩多以禮遂學三禮以古書不可臆通悉檢諸經注疏聲義周秦兩漢魏晉各子史家言杜氏通典圖經本草名物輿地之書及文選注太平御覽玉海一切有古書之單詞片義可採擇者近人則自陳啟源稽古篇邵晉涵爾雅正義錢坫段玉材

白門秀士  
說文解字王念孫注廣雅以至顧炎武惠棟戴震錢大昕凌  
廷堪諸氏之說莫不悉心探索以求其是蓋校閱古今書數  
千卷積十年寒暑不輟始斐然有志於著述又五年書乃粗  
成其擇術可謂善而用力可謂勤矣五年之間子敬以制舉  
更業洪先生歿世並生渡江去子駿又不幸夭折曉樓田都  
下入粵倦遊而歸遷治鄭氏者治何氏公羊成公羊禮公羊  
補疏禮書數十卷雖未能精善然工力不可誣也孟瞻去毛  
鄭而治杜氏春秋成舊書考證十二卷駁沖遠五百餘事穎  
銳罕儔仲虞治易注十卷實有見於闔闢消長之機而無鑿  
空之說子韻以許氏校經旁徵而通其義孟開亦為文十數

篇以明鄭氏實翼毛而正義誤說者二子之書雖未成吾黨  
於是蓋彬彬矣然惟李懷之治詩尤久而不遷其初稿多論  
議是非繼乃悉屏攻擊專事證明疏通之學李懷之于說詩  
也信善矣誦詩者必達於政故曰入其國而溫柔敦厚詩之  
教也故詩之用頌美也陳古義以為勸其用於譏刺猶欲戒  
聞者使改悔其行以不忍遽絕之也故其失也愚而事猶可  
復今李懷廉厲而尚斷廉厲則遠于溫柔尚斷則遠於敦厚  
雖有所得其失難更近世之為詩者推戴氏段氏戴氏任館  
職而未與政然吾知其能從政也李懷之書固可接武於二  
氏其咀含諷詠自管其情以達於事變異日而得以從政也

白門秀選閣文集  
弗如段氏之為天下口實者則庶乎其近之矣道光二年九月兄世臣書

詩禮徵文序

季懷以嘉慶戊辰秋始學詩至丙子冬推鄭氏以禮說詩之意為書十卷有自序而無大名既而棄之又六年乃成學詩識小錄十三卷予于其不祿也已收淚次之于狀今年春撰集遺書檢得致仲虞書稿有曰學詩八年自謂有得奮然欲述詩禮原鄭一書今編次粗就殊不足發明鄭氏僅徵舊文供制舉家撫拾而已覆閱之令人慚恧而家伯氏以為不可焚棄俟異日之刑定足下若見此稿本殆當鄙夷不以齒於吾黨也蓋季懷之深於詩而不自滿假者有如此然孟瞻孟開反覆其書僉謂援引淹通實足導來學之前路故原季懷

白口券造...  
本意名之曰詩禮徵文先校而梓之其藁草紛糾鉤勒拉雜  
間有繁複待芟統類未一之處則子韻孟瞻賓叔孟開共有  
事焉仲虞遠在旌德相距且千里將來郵寄成書如指摘疵  
類當更正者削楮以從固季懷之意也道光七年六月十九  
日從父兄世臣書

書毛詩關雎序後

序詩者序關雎通言詩之體用曰四始曰六義體為作詩之

本用為作詩之法四始體也六義用也故關雎序以始始之

以義終之而學者罕能通其說蓋一誤於序首后妃之德也

本序因來關雎之說以義始也二語謂始者首章因舉鹿鳴又王清廟王首章配

關雎以說四始一誤於以風雅頌為體裁之名而六義止存

其三并風造三經三緯之陋說按序言后妃之德風之始所

以風天下而正夫婦又申之曰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

化之者明未有關雎之詩先有后妃之德先王所以能風動

天下者以后妃之德實始之故曰風之始又以詩之用於刺

者多或致疑風之不盡關乎德化故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  
刺上而復說之曰止乎禮義先王之澤明風仍自上行也是  
故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者風之始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  
風者雅之始人君以盛德致成功而可告神明者頌之始達  
事變懷舊俗吟咏性情以風其上者變之始故摠而承之曰  
是謂四始詩之至也鄭氏之說始曰王道興衰之所由斯為  
深得序意矣是故序言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  
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非明乎四始  
之謂安能信詩之為至哉序推明風義備矣至於雅則說之  
曰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明以正言其事為雅之義與風

之主文譎諫者殊科頌則述功德以告神是風雅頌之於詩  
其用與賦比興同故曰六義非體裁之名也編詩者就詩中  
得其義之多者而別其名然立義在詩先定名在詩後如後  
世賦物而名為賦耳鄭氏於王風謂其詩不能復雅者正以  
詩義適當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與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  
風者義異也崔集註本於黍離序箋增猶尊之故稱王則知  
譜所云故貶之者皆後人羣入為近世黍離降為國風之說  
之嚆矢矣序於關雎麟趾言化明王者以德風天下而天下  
自化也於鵲巢騶虞言德明諸侯被先王之教各修其德以  
風一國也是以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二南所同而風始獨歸

關雎也序末詳說關雎而曰思得淑女憂在進賢不淫不傷  
 者忖度后妃自微達顯而毛氏以淑女斥后妃故鄭氏破好  
 為和好破左右為佐佑破哀為衷者真能抉經心而通序說  
 矣至於編詩者雖取風雅頌之義以名詩而六義實多互見  
 唯關雎為備雎鳩以物性喻德興也河洲以地勢喻境比也  
 淑女好仇正言之雅也荇菜琴瑟鐘鼓鋪述之賦也詩人深  
 窺后妃之用心以形容其德頌也合五義以風天下後世風  
 也故序詩者既推明關雎之旨復發其凡而總結之曰是關  
 雎之義也者示為詩之要必依義以求作者之志於文辭之  
 外而自得之意中然則不明六義之用又烏足與言詩乎同  
 年巴王君劼以毛詩繹義相質其說四始也變詩儷風雅頌  
 為為四余用豁然於數十年之疑故述新知舊聞推論始義  
 以著於篇

春秋異文攷證題詞

讀書必先識字字之不識義於何有制字有事意形聲之別  
四者無所屬而後有轉注假借以盡其變事之為字無幾意  
則兩文合而後得故形聲之為字也多而聲為尤轉注屬形  
假借屬聲故聲之於字居大半而假借之為用於字也又復  
半之是識字固莫要於審聲也前民傳經謹守師法一字之  
異同一義之輕重不敢憑私凡以為說至唐顏氏漢書注出  
而古訓漸湮俗解漸盛降至於宋學者專事科舉之業劉新  
喻博辨絕羣始以己意說經然其見聞駭洽於儒先助字文  
義體究有素說雖新奇而義理多所獨得然方便門自此開

白門券選略文卷一  
已後人無其多聞肆為臆說至於漢儒說經之書不能解其  
助字明其句讀若許鄭家法覽之尤不能終卷專以世俗詁  
訓強古經就我反斥一字一聲之學為無關大義是猶菽麥  
不辨而侈談授時相穡之精微楹棧不分而意締千門萬戶  
之壯麗也萬載辛君同叔承家學治春秋於三傳文有異同  
則為之廣徵博引於凡聲之相近而可通可假又字之古多  
今少古少今多悉明其本義假義以及假義盛行而本義反  
沒者無不條列明晰無泛濫無遺漏可不謂勤於樸學者乎  
然而三傳義例各有師承長短之論未可盡據而冊中間有  
評斷三家之語此則仍不免宋人易言之習蓋吾人佔畢必  
始宋學洎肆舉業益違雅訓迨至反而從事其本則少小之  
所溫煇者如油入麩去之卒不能盡以同叔之精心果力尚  
未能免於此此不得不為全書累也敢請酌而去之專明識  
字之原字既識則義自明讀者善擇而有得庶足以矯末學  
之弊而亡武斷之非同叔以為然否

儀禮鄭注句讀書後

談君弢華得儀禮鄭注句讀鈔本十九卷於淮陰市中余為  
審定為稷若手稿其朱書則亭林之所校正也余成童曾見  
是書苦坊刻多誤欲以原注讐刊之卒不果幸見原稿故校  
閱一過而記其後曰儀禮之學晦且千年自是書板行而童  
子塾中能誦全文者十人而五則其所以惠來學助禮教者  
大已近人武進張臯文又為儀禮圖十八卷運精思以補闕  
略然後揖讓之美人道之貴洋溢往復絕無迂拘而不可行  
於後世者苟循守二書以習其節文系其條理而深求鄭賈  
之所推類者以即於人情則安上治民莫善之故煥乎見矣

未有者可以義起本身者百世不惑使斯世永與立之譽蒸  
民遠無禮之危則二張先生未伸之意而後死所共有責者  
也談君昔視學貴陽能以弦誦之治變其僿陋此物此志庶  
乎其有望矣

論史記六國表叙

孟開曰史公序六國表先刺僭越次譏暴戾繼言其得天助  
據地勢而終以法後王秦豈有可法乎支離其辭意將何屬  
曰是史公之所觀於孔子而班氏以為微文者也蓋全書之  
綱領矣孔子曰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善哉史公  
之自叙也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作春秋撥亂世反  
之正春秋者禮義之大宗禮禁未然之前而為用難知蓋其  
幼誦古文長則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觀多也史公  
既不能達所學以變漢夫是以不讓周孔五百之期垂空文

白門券書卷之九  
著興壞欲以明齊禮之化而已矣故篇首引禮文以正秦襄之僭明秦之廢禮自上始也禮廢則必爭爭必以利戰功者利之大而爭之至極也好戰則財匱不能不專利專利則人心不附不能不嚴刑以心移爭利之身涉嚴刑之世不能不阿諛取容史公傷之曰先本絀末以禮義防於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職是故也至推秦之德與力皆無可以并天下而當天心者謂上帝必歆其非禮之祀而助之則未敢質故言若以疑之伯夷傳之所反覆申明者仍此志也是其心憂時變而為天下後世計者至深且切寓意六國則於漢為無嫌危行言孫之教也秦蔑禮用暴漢不引為殷監而循其故轍故

賈生曰秦功成求得終不知反之廉節仁義轉而為漢遺風餘俗猶尚未改高祖常稱李斯有善歸王孝文以吳公嘗學事於李斯徵為廷尉是其舉事不非秦也然則史公謂戰國權變可頗采譏學者牽於所聞不察終始而以漢興自蜀漢互証秦收功實之故屬事比類隱示端緒真知懼之君子哉懼以漢因秦不變而禮教遂至廢亡也高祖素慢無禮唯能以爵邑饒人陳平謂士之頑鈍嗜利無耻者多歸之繼以孝文好刑名之言竇太后尚黃老之術黃老尊生尊生則畏死求不死者必矜無外孝武不勝多欲而逐始皇之迹土木兵革無虛日徭役繁怨讟興而算輅告緡之法見知誹謗之律

白門券選略文  
相繼並作蓋平準封禪所記其事皆眇于西時也迹漢廷君  
臣父子之間其慚德洵不後秦矣然秦雖遺禮義黜儒術而  
聖人遺化猶在齊魯之間申公轅固生之流並廉直無所絀  
意及叔孫通希世度務弟子皆為首選公孫宏曲學阿世廣  
厲學官之路舉遺滋利孔興禮造爭端至使文學掌故援春  
秋比輕重以求尊顯是禮亡於通儒亡於宏也史公知化爭  
莫如讓絀利莫如義是故太伯冠世家伯夷冠列傳重讓也  
表兩容穿孔美兩生不行書王蠋絕吭紀田叔鉗足尚義也  
尚義重讓則禮殆於可興矣然而漢廷諸臣唯賈生為能不  
以卑近自囿達制治之源其言曰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向

道類非俗吏所能為俗吏務刀筆筐篋報簿書期會不知大  
禮秦俗尚告訐任刑罰今不避秦轍是後車又將覆也先王  
執勸善懲惡之政堅如金石而必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  
未萌以起教於微眇也孝文以為然使草具事儀興禮樂悉  
更秦法而絳灌大臣短而抑之史公悲賈生之窮乏不止其  
身也故既善其推言過秦之說復齒之屈平以明其志所以  
深致憾於媚嫉壅害而為萬世有心維持禮教者慟也管晏  
之勲爛然矣史公乃推本鮑叔艷述越石凡以尚讓重義之  
教必待人而後行庶幾帝臣不蔽足以黜利去爭隆禮而興  
孔子之業耳相其折壺遂比於春秋為謬自居整齊世傳非

白門券選  
所謂作而卒謂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明為百王大法  
非僅一代良史而已孟堅讀之乃不得其指歸根以為陷刑  
之後貶損當世是非頗謬於聖人史公所以為著於書首大聲  
疾呼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者也

絀禮尚法以爭利秦治也漢初因之至孝武興禮重儒顧  
專飾玉帛鐘鼓以欺世而嚴刑嗜利反甚於高惠文景之  
世遂使利操大權而人心趨之如鶩是天意欲變古今之  
局故史公發憤而作全書言廢書而歎者三一厲王好利  
惡聞已過一孟子言王何必曰利一公孫廣厲學官之路  
其義類可見

書史記魏其武安傳後

或問史公傳魏其武安既云魏其不知時變灌夫無術不遜  
相翼以成禍亂又云武安負責好權則曲直顯明禍源昭著  
而復繼以禍所從來者何謂也予曰此自序之所謂原始察  
終見盛觀衰者也蓋憂世之微言而重斥外戚矣其序世家  
曰孔子罕言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  
哉言難以知命責外戚在下不可恃而在上不可縱也故曰  
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外戚唯魏其賢能引大義以阻傳梁  
之失而太后顧以此除其屬籍故曰魏其之舉以吳楚明非  
吳楚則終身廢棄也既以賢而廢棄則所舉必負責好權通

白門券選閣文  
賄賂恣睢眦如武安者耳進退人才者人主之柄東宮操進退之權而顛倒如是豈必臨朝稱制乃足為亂哉外戚重則公室卑其究則子政所謂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者也迺武安初用事下賓客進名士欲以傾諸將相推轂儒術設明堂興禮樂痛折節以禮肅天下非新莽之前車乎高祖之侯澤釋之也以為將有功而台產之並侯也以父澤死事恐議者不察疑為恩澤故白馬之盟曰非有功而侯天下共擊之侯以恩澤自薄昭始昭功與定策亞於宋昌顧以建太子恩使與駟鈞趙兼同科白馬之約始敗矣昭卒變謹良之舊至殺漢使是故長君少君初至長安而絳灌以為我輩他日命

且懸兩人手則文帝示私外戚之禍可勝言哉是故竇太后趣侯王信政君敕讓丁傅之嚆矢也條侯力持正議遲信侯數年而條侯卒以得死竇太后好黃老以清淨退讓教宗室諸竇尚如此則婦人之不可用也亦甚矣當武安嚮用之時武帝曰君除吏已盡未其請宅地則曰何不遂取武庫是不必至魏其灌夫事始不直武安也帝初即位即以夫守淮南鎮天下勁兵處及其為太僕以酒搏竇甫恐太后誅夫為徙相燕則帝之知夫而全夫者至矣至東朝廷辭以兩人孰是徧問朝臣汲鄭對不能堅餘皆莫敢對武帝之用心實欲倚朝臣公論以抗太后而全魏其灌夫如袁盎諸大臣之持梁

事也既莫對對又不堅而遂無如太后何矣故怒曰今日廷  
論局促如轅下駒吾并斬若屬也以武帝之雄才大畧而上  
迫太后驕所薄陷所嚴况成哀之下材乎史公蓋前知之而  
隱其辭以為萬世戒不然武安之惠苦吏民脩成子仲之儔  
耳吳楚之功最條侯魏其灌夫附條侯以傳可矣何遽如自  
序所述乎史公之特立此傳者深憂履霜之戒不至政君三  
世稱制龜鼎遂移不止也是禍所從來之謂也

復石贛州書

瑤辰四兄太守閣下上年曾於席間論史公答任安書二千  
年無能通者閣下比詰其故世臣答以閣下博聞深思誦之  
數十過則自生疑又百過當自悟閣下次日見過云客散後  
即檢本討尋竟不能得端緒唯覺通篇文意與推賢薦士不  
相貫串耳敢請其指歸世臣復荅以閣下半夜之間多則十  
數過何能即悟請再逐字逐句思之又合全文思之思之不  
已則有得已非敢吝也凡以學問之道聞而得不如求而得  
之深固也閣下旋即奉差出省繼復攝郡赴處遂爾遠違忽  
復更歲昨奉手書具問前事委曲詳縟大君子之虛中真學

人之果力悉見簡內世臣不敢不遂進其愚以明麗澤互師之道矣竊謂推賢薦士非少卿來書中本語史公諱言少卿之求援故以四字約來書之意而斥少卿為天下豪傑以表其寬中間述李陵事者明與陵非素相善尚力為引救况少卿有許死之誼乎實緣自被刑後所為不死者以史記未成之故是史公之身乃史記之身非史公所得自私史公可為少卿死而史記必不能為少卿廢也結以死日是非乃定則史公與少卿所共者以廣少卿而釋其私憾是故文瀾雖壯而滴水歸源一線相生字字皆有歸着也世臣前曾以此疑獻於蓮堂嗣接其書三次近又在省面晤竟一字不及此事可謂不以三隅反者矣蓮堂在西省已為僅存而尚如是安得有如閣下三數人共發古人之覆乎虔州最稱難治閣下居之駕輕就熟無足慮者酷暑唯千萬珍重世臣頓首

與周保緒論晉畧書

保緒二弟足下春杪承寄示晉略核閱累月紀傳俱未及卒而目力殊苦不給屬張君司衡為卒其業各簽商數十百事大都與原書較優劣於章句之間無關大義以未能知足下作書之旨故也及足下至揚面述叙目必宜改作使讀者知已意所在昨承見過示以刪定紀傳三首更造叙目一首文采燦然義例辨智虛懷果力無異少壯推此以論其必舉業無疑也欣喜無量故願與足下盡言之夫事增於前文減於舊前人新書之例也尊著既以略名是無取於博眩奇矣然必綜攝得失著明法戒以伸作者之志故凡事之無係從違

人之無當興衰者舉可略也。至於人心所趨視乎初政心趨既久遂成風俗風俗既成朝政雖力矯之而有所不可。今古一轍匪唯晉代然而撥亂反正端重人事人事修天運變不善者善之資晉略之志當在是矣。原書於朝章法制其事多散人心風俗其辭多隱散者聚之而後明隱者通之而後顯則事略而義詳較之文減事增為功尤偉唯足下垂察斷自秦始當時成議然追尊之宣景文三帝王業已成魏志既不立傳未便同之蓋闕故原書三紀之外記錄悉入秦始並非自亂其例今宜另立一篇題為外紀以明金運之原且以見司馬氏無功於當塗無德於黔首而一時藉曹氏之寵以享

豐厚者競與輸心佐命真豺虎所不食有北所不受顧以若而人開鴻基創永制貽謀有不舛乎無怪棗嵩朱碩之於王浚沈充錢鳳之於王敦匡術路承之於蘇峻郝超劉牢之之於二桓劉穆之之於宋武接踵而起也故外紀一論可以繫括兩晉極言天人之故矣原書南渡以後帝紀不詳北事聲教既非所及故其無涉江左概從簡略是斷代之體也足下依據通鑑補綴完具為以便觀省耳至宋武身為宋祖例不於晉立傳宜詳其事於孝武安恭三帝紀中以明金運之委然後立表以舉其綱要則自然提挈在手與奪從心矣晉代年號諸國叢雜至難尋檢宜創立一表國經年緯檔列甲子

諸國主初見始盛皆注其年之下其奉晉正朔者實皆帝制自如一體編次未有年號則以名紀拓拔氏殿諸國而首北朝宜與晉初之吳並作大行以示區別國多非一行所容又宜以地為統如劉漢石趙冉魏同作一層以歸簡易州郡為一表詳載割隸淪沒僑置及其治所宗室諸王為一表自非乃心曹氏及輔政與倡亂有事實宜記錄者其世系建徙悉詳於表以省繁複執政為一表不論官職止標國柄使治亂之功罪有歸而其時伴食之流亦與附載以儆庸鄙方鎮為一表其自稱遥授虛授權授命帥俱隨事注明使不相紊而偽授一併備列以彰全局原其先用諸王繼以世族非此二途

即係武夫莫不專制所部樹私人事封殖薄親民而鄙政事徵求無度流亡莫卹新附無以自安土著無以自植嘯聚以資奸雄驕蹇成於遵養兩晉興亡實在於此勲封為一表叛亂為一表七表既立詳而有要簡而不遺乃可別功過之等差定忠奸之標準以議列傳去取矣然必愛知其惡憎知其善或從宥過或嚴誅心或當責備之科或在為諱之列務以昭勸示懲垂諭方來而已略陳數意以効隅舉禪代腹心不過數人宜為合傳其配食太廟多以地望備數名見紀中無煩縷述平吳之役謀立功首自宜同傳而附列爪牙然平吳而主德驟變馴致八王五胡馬宗遂覆夫以武帝初政之隆

使釋兵以為外懼而飭墻圍固藩翰遲之十稔吳終自至叔  
子腹心三世智能察微自宜綜初卒權輕重以篤不拔之建  
顧乃忍俊不勝迎主心以邀混一之大名茂先遂事竟爾伏  
辜而叔子身名俱泰千載無譏豈非令古之大倖歟况叔子  
身仕魏室已躋通顯徒以景獻之故助馬以傾曹南風五惡  
晉武悉知豈以叔子而竟茫昧心移勢焰遂復黨賈以危馬  
士之傾危於斯為甚斧鉞之嚴所宜首及及乎江左微弱衅  
隙迭構卒能立國傳後苞含隱忍茂宏實濟其功然決擊華  
軼以肇拓疆域示趨向雖志在自利其剛斷有足稱者又逆  
敦近在同氣疏討刁劉原欲引入穀中而能澹然不滓上契

主心下孚眾望器量尤為難名然不納陳頽拔卓茂顯朱邑  
之至計遂使勤民之實政無聞白望之謬尚如故斯其蔽也  
至以私怨傾周戴棄冲人挾子出奔復起周撫尤為舛矣士  
行戰勝攻取強毅精能故自加人一等然恪遵酒限而不封  
鮒之訓必滅杜豎以自張致疑當軸蘇峻之役始謂不敢越  
局既迫於大義仍事反覆終乃嚴劾下敦以自飾而反為任  
讓乞命郭默之役庾亮辭賞而士行獨受江州且移鎮以逼  
南門雖臨去有老子婆婆之言或為叅佐求富貴者所憇惡  
然心迹至為累矣太真忠孝英武峻約小醜勝算內成而必  
引士行推為盟主銷夙嫌以弭後釁純德發為遠見者也道

徽當奮亡託命之時守素不撓而乞活為之心折陶庾各具  
晉陽之甲憚其持正銷兩難於無形安石步趨茂宏再定大  
亂而遊心物外不使康樂更居形勢之地三賢近於無疵矣  
然而茂宏安石之寬簡未必盡是力劉諸庾之綜覈未必盡  
非成敗既殊安危遂判優游固足養患操切立至失人君子  
平情論世未嘗不歎其不崇實以厲頽風覽末流之莫挽恨  
澄源之失術也若道徽舍飯以哺兄子乃襲用范書陳言斷  
非事理太真遷都一議宜以入茂宏傳至九錫之謔燃犀之  
戲自是賢智之過安石千里棄官以奔弟喪豈謂不崇禮教  
且大功誦可未便以絲竹小癖遽生戎首凡是之類宜在諱

削兵凶戰危全爭廟勝若非得算實多鴻議可法皆屬拳斬  
之勞事蹟悉附勳封叛亂兩表即其有當傳例亦與衡量輕  
重別無殊異表見各附主將之末是史公傳衛霍之成式也  
至有親民薄宦叅議真儒能違時賢之尚篤念小人之依必  
宜力為搜採事雖小而必詳其功言雖廢而必徵其效於以  
振弊俗而重邦本民譽一門所宜增立清談為晉人病源書  
法為晉人絕業足下特立兩門誠為允協然清談當彙及門  
地時望使虛車之陋不致偏枯書法以右軍為極則足下移  
入列傳以重其人是猶有世儒之見也但當檢括本集備載  
會稽荒政以補傳缺乃為得耳原書載記之作仿自史記句

小侯述略文釋  
奴兩漢四裔各傳以其棋布中土故立此名並非倡製足下  
改為外紀紀之為名史例專屬帝者自宜循歐陽之舊別為  
國傳非專為避卷首也至原書大體可觀所指大失雖非苛  
索然鄙意以為無庸攻擊專明己意使書自書而略自略學  
者既讀晉書必不能不求晉略則可藏名山傳通邑而足下  
數十年之苦心與天下後世以共見矣唯希鑒察暑濕珍重  
不具癸巳六月十九日

晉略序

晉略六十六篇都為十冊吾友荆溪周濟保緒之所作也孟  
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晉之

得天下可謂不仁矣是故其得也至易至奇而分崩蕩析亦  
至速至慘中宗東奔居讎地用讎民乃享國奕世大亂屢作  
宗祀卒延豈不以吳皓暴虐平吳之役善反其政依於誅君  
弔民之遺至於敗亡逃死又能決大計使南土智勇不失其  
職始事有經濟變得權所以致此固非倖矣然則無功叨竊  
雖得羣小比周之力而埋孤者相不旋踵以當塗孤立為監  
而大禍即發宗藩防患其可極乎德在黎庶雖微弱無比數  
卒食其報此可以明天道之不變而長世者誠不可任狙詐  
以自獲罪也唐初儒臣集十八家之說纂為晉書事迹頗具  
而此旨不明無以昭勸戒垂世法保緒深達治源取晉書而

白門券法  
斟酌之歷廿餘載至道光癸巳寫出清本走使相質既得余  
覆又解散成書五閱寒暑乃成今本而余赴章門保緒赴淮  
陰轉客漢皋相距較遠保緒繼以己亥秋物故旅次及余還  
轅保緒嗣孫煒以刻本來將遺命乞序余披閱再過見其分  
散故籍事歸一線簡而有要切而不俚挾得失之情原興衰  
之故貶惡而不沒善諱賢而不藏慝大之創業垂統之猷小  
之居官持身之術不為高論不尚微言要歸於平情審勢足  
以救敗善後而已匪典午之要刑實千秋之金鑑至於州郡  
紛錯詳覈為難展卷豁然庶無遺憾雖峻潔稍遜承祚而視  
永叔之原委不具君紀情勢不了臣傳者亦已遠矣此子為  
不朽來哲難誣必有以余為知言者保緒穎慧絕人遷善不  
勸嘉慶甲子訪余於白門一見之頃問難竟日歸則取詩文  
舊稿盈尺者付之火持燼見示以請極言勇決精進宜其所  
就能至此也余壯年落殖近且七十一事無成追憶昔遊愧  
悔何已道光廿有三年四月朔安吳包世臣書

摘鈔韓呂二子題詞

文之奇宕至韓非平實至呂覽斯極天下能事矣其源皆出於荀子蓋韓子親受業而呂子集論諸儒多荀子之徒也荀子外平實而內奇宕其平實過孟子而奇宕不減孫武然甚難學不如二子之門徑分而塗轍可循也蒯通賈生出於韓晁錯趙充國出於呂至劉子政乃合二子而變其體勢以上追荀子外奇宕而內平實遂為文家鼻祖蓋文與子分自子政始也以物得其刻露而失其駁逸子厚永叔明允介甫子瞻俱導源焉後遂無問津者南宋有伯牙琴近世有激書一枝一節時有近似而世少知者夫韓非囚秦說難孤憤不

白門秀逸隱文  
韋遷蜀世傳呂覽史公次之易象春秋引以自方其愛而  
重之至矣史公推勘事理與酣韻流多近韓序述話言如聞  
如見則入呂尤多淄澠之辨固非後世捋撻規撫者所能與  
已子厚封建論永叔朋黨論推演呂覽數語遂以雄視千秋  
小子壯歲始得二書而摘錄之嗜之數十年雖姿性弱劣無  
能為役而溫故知新所見固有較諸公為深者檢篋得本故  
題其首道光癸卯首夏

書韓文後上篇

世臣幼從鹿門八家選本讀退之書說贈序數十首愛其橫  
空起議層出不窮成童見明允筆力健舉辨才雄駿不可難

而嗜之又謂介甫鷲鷲能往復自成其說薄退之橫空起議  
為習氣且時有公家言又間以艱澁未覺必為陳言務去皆  
醇後肆也嗣橐筆蓬轉唯以孫武荀卿韓非呂覽自隨遭遇  
率谿勃歷二十餘年記誦遺忘殆盡道光乙酉過丹陽在荒  
市得韓文蠹測舟中反覆之歎為筆勢生動矯異加以丹墨  
至松江為江夏陳芝楣攫去家仍無本閱十七八年時時思  
之今年病目二百日差愈過鄱陽陳伯游家見韓文考異夙  
聞為善本假歸讀之目力猶不賴然日輒盡兩卷既三過乃  
知文從字順各識職一語退之實自道破突與蓋文家關鍵  
必在審勢文以從為職字以順為職勢之所至有時得逆以

白... 濟順而字乃健得違以犯順而文乃峻不此之識徒以從順  
為事則文字不得其職是退之心契周秦先漢復志賦所稱  
用心古訓識路疾驅者抑時時有合歐蘇曾王則皆未鑿此  
竅也世臣讀退之文所見前後凡三變於其得失似有可言  
者退之以闢二氏自任史氏及後儒推崇皆以此今觀原道  
大都門面語徵引蒙莊已非老子之旨尤無關於釋氏以退  
之屏弃釋氏未見其書故集中所力排者皆俗僧聳動愚蒙  
以邀利之說繼自度其力不能室操其戈以伐之故文昌諄  
勸著書而答以須待五六十時也釋氏書始入中國止四十  
二章其言淺而切與儒不甚遠後此經典則皆東土人所譯

聳愚邀利之說已有竄入者及明上人壇經六卷獨標心印  
持論精義深刺遠非人所能及也近世私行翻造者其  
有宋諸儒援其精言以交窬益自詡為千聖不傳之秘然孔  
孟之書論人論事皆理顯迹殊無故為深刻刺學古今使無  
十完人之意是儒術已為釋氏之精者所亂而其粗則俗僧  
世守益倡福田利益以攫愚夫愚婦之財利故其道至今  
極衰則俗僧自衰之非必退之辭而力闢之之力矣策問  
有云毋乃有化而不自知者意蓋謂釋氏近墨也而讀墨子  
則謂孔墨必相為用其附麗上同兼愛者僅得捨儒墨字句  
耳墨氏之道其要義屢見呂覽足為孔墨相用之證而一未  
徵引其亦薄不韋未省其書如釋氏言子退之自論文日記

白口券送隱文  
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核順宗實錄董晉韋丹孔  
戡權德輿各誌狀及其他先廟神廟碑志嚴肅有體勢即有  
酬酢人事者亦鄭重不苟下一語可謂記事必提要已原性  
所稱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遠罪故上者可教  
而下者可制則真能鉤玄以纂言者然韓文如是者絕少蓋  
切要語本自無多大學一書亦祇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毋自  
欺也兩言耳又可求多於退之乎退之文之盛者聖德詩序  
及詩薦士南溪始泛和太清宮紀事檄鱷魚釋言行難五箴  
策問十三首皆無媿古作者上宰相第三書雖少作而精心  
撰結氣盛言宜子政無以遠過同時有感二鳥復志兩賦除

晉宋之徑路冥追屈馬雖挽強未得手柔之樂而紆迴往復  
意曲而達其自道立志用力者信不誣進學解余應之以下  
故為舒緩遂爾瘳靡王承福傳操朽過富貴之家以下亦嫌  
瀾漫送李愿歸盤谷摹寫情狀間入駢語緩漫乏氣勢送窮  
文起結亦樸率俱足累通體使精神不發越平淮西碑最為  
今古所重然推本君德而上斥列祖歸功裴相而揶揄通朝  
立言既為非宜且江漢常武並美宣王而詩人止述將士勞  
苦良以將士用命以有功則君美自見何必如碑言言乃為  
善頌哉訟風伯月蝕射訓狐讀東方雜事譴瘧鬼諸作譏刺  
當路不留餘地於言為不慎於文為傷雅子瞻斥其性氣難

白口券  
容良非過論張中丞傳後序記遠與巡死先後異一節含混  
不能作下文辨駁之勢毛穎傳舊史以為至純繆國史補以  
為逼史遷後人皆是李說然士君子立言有體遇事之必不  
可無言而勢有必不能明言者則常託於諧詞危說以見意  
彼毛穎何所取耶無取而以文為嬉笑是能優角觝之末技  
豈非介甫所譏無補費精神者乎南山陸渾山火聯句諸什  
亦其類矣然覈退之生平則進學解所謂長通於方左右具  
宜者實足為言行相顧胡不慥慥者也今陽山河陽刺潮表  
政事論說絕不以竄逐故少怠所事負所學其立朝論迎佛  
骨論捕賊行賞論天旱人饑論禘祫為吏部寬假令史而令

史之權反以輕是左之宜也守戒與柳中丞書論淮西事宜  
論黃家賊說韓宏使協办使王庭湊以口舌定鎮州之亂得  
布衣柏耆以招王承宗收德棣二州不煩兵力勸晉公以戰  
士三千襲蔡晉公遲疑功乃歸於李愬在晉公固不必以折  
首為奇而蔡逆就囚卒如退之策是右之宜也唯駁平叔變  
益法未悉當時情事不敢定其當否耳至於內行之修友誼  
之篤載於新舊史散見集中者尤備當世碩儒以為氣厚性  
通論議多大體可謂樂易君子鉅人者盡之矣考異薈集各  
本異同以文義核定從否得者什常八九晦翁自許一生在  
文字上做窠臼信已其有各本皆不合而斟酌文義獨得其

白口考述略文  
是者以無本可據止附註而不遷改比其注經為尤慎間有一二不合者則以南宋盛行時文晦翁少小所業於退之行文安字之法固有不能盡通者假本已兩月許恐徵取迅速故略記崖梗俟過此以往考核所見進退焉道光廿有三年季冬十三日書

書韓文後下篇

古人論詩文得失之語大約有三有自得語有率爾語有僻謬語自得語以心印心直見作者實際後學依類求義可以悟入單微率爾語本出無心以其名高矢口流傳僻謬語自是盲修誣古人以呈來學如子長謂司馬法閱廓深遠三代

征伐未能竟其義子政子雲謂子長有良史之材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子雲謂長卿賦不從人間來讀千賦則能為之魏文帝論鄴中七子鍾鑠謂士衡所擬之十二首古詩驚心動魄一字千金子美謂薛稷曰少保有古詩得之陝郊篇其謂太白曰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又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太白登華山絕頂題曰此地呼吸可通帝廷恨不攜謝朓驚人句來此搔首問蒼天襲美謂清遠道人虎丘詩一字一句若奮若搏建安詞人不得居其右孟會謂子美朝進東門營詩其妙可以招魂復起子由謂子美哀江頭如百金戰馬騰城騫澗如履

平地下視樂天微之直如跛鼈子瞻言智者創物能者述之  
非一人而成君子之於學自三代歷漢至唐而備故詩至杜  
子美文至韓退之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此自得語  
也唐人謂興公天台賦赤城霞起以建標瀑布飛流以界  
道二句是佳處又謂昌黎進學解玉川子月蝕詩如赤手捕  
長蛇不施鞍勒騎生馬任華愛太白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  
空兩句永叔謂清風朗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頽太  
白之所以推倒一世者在此山谷謂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  
與之誰短長是太白至處又謂東坡黃州寒食詩似太白正  
恐太白有未到處此率爾語也樊汝霖謂門雞聯句爭觀雲

雲填道助叫波翻海是韓詩之豪一噴一醒然再接再厲乃

是孟詩工處山谷謂退之記夢詩壯非少者哦七言六字常

語一字難只上句哦字便是所難乃為詩之法此僻謬語也

自得語非近有得者不与知僻謬語信從者究屬無多唯率

爾語間於可否至易誤人而率爾語流傳至盛者莫如永叔

晉無文章唯淵明歸去來辭一篇子瞻唐無文字唯退之送

李愿歸盤谷序一篇此等文字皆以本行上之說者主其藝苑久矣子雲詩人

麗則詞人麗淫淫則別詩詞為二孟堅謂詞者意內而言

外則與詩固無殊異歸去來詞論其外言則不麗求其內意

復無則不唯與其詩之骯髒沈鬱殊科即比閑情賦寄意修

辭亦大有間而永叔唱於前子瞻和於後想以淵明耻事二  
 姓為南朝獨行意詞為拔足始基重以及文耶考淵明序稱  
 乙巳十一月作此詞宋武以甲辰三月起義旬日間遂刻偽  
 楚遣迎安帝於荊州自退藩於徐州乙巳五月安帝還都宋  
 武此時可謂功蓋宇宙忠貫金石淵明豈能逆料十五年後  
 之必代晉哉史稱淵明自以晉宰輔之後故宋武王業漸隆  
 即不仕永初之後唯題甲子然詩集中書辛丑  
 乃隆安五年書癸卯乃元興二年皆在宋武未建義旗之前  
 說既無據史言淵明為鎮軍建威參軍本無主名李善注始  
 為鎮軍參軍經曲阿題下引臧榮緒晉書曰宋武行鎮軍將  
 軍宋武鎮徐州曲阿乃其治所則鎮軍之為宋武無疑近人  
 安化陶澍祖其遠祖謂斷不為宋武幕僚其所佐者乃劉敬  
 宣也敬宣以乙巳加建威將軍為江州刺史未嘗為鎮軍而  
 荆溪周濟又曲附澍說謂隆安三年為武陵王遵鎮軍參軍  
 移家都下義熙一年乃從敬宣為建威參軍說尤鑿空遵在

都官太常中領軍留臺暫奉為大將軍以承潯陽之制並無  
 鎮軍之名敬宣刺江州安帝還都劉毅謂其過優敬宣即自  
 解職去計其去職當在夏秋之交淵明以八月任彭澤則與  
 建威參軍相接詞序不得云家貧不足自給親故勸為長吏  
 求之靡途家叔用為小邑也其時沈田子朱齡石皆為建威  
 何取於手握重兵首先迎降靈寶致晉祚中絕卒以反覆父  
 子併命之敬宣而以善擇木哉史又稱彭澤公田悉令種  
 秫妻子苦請乃令種秫各半八月非種稷之十一月已  
 去官焉得有此事故知晉承喪亂文物凋弊至秀孝莫敢應  
 想像之辭通不可信

試裴顧崇有郭欽徙戎道明議移鎮逸少答深源書上會稽  
 王牋俱樹義甚高而詞多格塞然杜嶷劉淵父子李暲之文  
 載晉書者則清越渾健有西京風不得謂晉無文章也  
 序得於前已備論唐文退之外推子厚子厚貶斥後乃盡變  
 少壯風格力追秦漢與退之相軋然其先為駢儷時氣骨清

健固自度越世俗是外燕許之宏麗雄肆權李之幽艷宕逸  
俱足自植然燕許中乾權李氣褊唯敬輿文體雖仍當時而  
義取管孟厭人心切事理當其動盪沉酣賈晁無以相過實  
有退之所不逮者亦未能遂言唐無文章也祀竈日又書

書桃花扇傳奇後

傳奇體雖晚出然其流出於樂樂之為教也廣博易良廣博  
則取類也遠易良則起興也切故傳奇之至者必深有得于  
古文隱顯回互激射之法以屬思鑄局若徒於聲容求工離  
合見巧則俳優之技而已近世傳奇以桃花扇為最淺者謂  
為佳人才子之章句而賞其文辭清麗結構奇縱深者則謂  
其指在明季興亡侯李乃是點染顛倒主賓以眩耳目用力  
如一髮引千鈞累九九而不墜者近之矣然其意旨存於隱  
顯義例見於回互斷制寓於激射實非苟然而作或未之深  
知也道鄰身任督師令不行於四鎮故於虎山自剄時著三

百年天下亡於我手之語以明責其罪虎山罪明則道鄰可  
見不責高劉者以其不足責也然福王之立也道鄰中夜結

士英以定議

事見朝宗四憶堂詩梅村九江哀亦云大福王學士史可法馬士英定策奉福藩世子

福王

立則與崑山齟齬無以得上游屏翰之力而為之曲諱者蓋

不欲專府獄道鄰使馬阮反得從從罪也既書道鄰之死不

明而又書祭者責其并不能求死於戰也龍友死戰而不書

者以黨惡咎重不許其以死自贖也崑山之死也特書後世

將以我為亂臣之語明其心之非叛而罪則當死蓋崑山不

不稱兵離楚則馬阮不奪虎山許定國雖北渡河尚可截淮

為守也至北都自死諸臣上不能致身以卹國難下不能引

退而遠利祿是直計無復之欲買價泉裡耳故借書賈射利

之語以深致其誚其士人負重名持橫議者無如三公子五

秀才而迂腐蒙昧乃與尸居者不殊然而世固非無才也敬

亭崑生香君皆抱忠義智勇辱在塗泥故備書香君之不肯

徒死而必達其誠所以愧自經溝瀆之流書敬亭崑生艱難

委曲以必濟所事而庸懦誤國者無地可立於人世矣賢人

在野立巖廊主封域者非奸則庸欲求國步之不日蹙其可

得乎然而為師為長端本為士士人倚恃門地自詡虛車務

聲華援黨與以特撫長短其禍之發也常至結連家國而不

可救此作者所為洞微察遠而不得不藉朝宗以三致其意

者

東海記傳奇叙

甚矣折獄之難也。人知刑求之辭不可恃，謂熬審之辭為可恃乎？孰知到案即承之辭，尤不可恃也。故刑求而翻異者，十五六；熬審而翻異者，十二三。到案即承，則斷無翻異。已受辭者，方自謂以為得情，豈知其沈寃有更甚於刑求者乎？漢東海孝婦，事明書史冊，雜見紀載。孫轉運謂其誣服，為不欲罪坐小姑，似矣。然抑安知其非逆料尸居者之聽，必不聰而不忍以純白之身見辱？伍伯為此自承耶？故臨刑而以緇竿自雪，則知孝婦之寃結無可告訴者，非極至隔絕天地之和，歷三年之久，毒流千里不止也。且其時守令之聽此獄也，非

有所為而為而禍已如此良可懼矣世所傳六月雪傳奇或借孝婦為言而別有所寄非傳本事近人作東海記以紀其實顧雜以現行事例又其文不詞不足以聳動觀聽太倉王君李旭更其詞旨悱恻其節奏簡易吾知坐華屋綺筵而徵新曲者必有思齊內省之心一時並發勃然而不能自遏者矣是李旭之志也

蘇州寶蓮寺主松濤法語題辭

如是我聞於法果無所說乎願解如來真實義於法果無所得乎章句積八萬四千而宗旨在不立語言文字無上微妙之法故非口舌所能形容翰墨所能名狀者矣靈鷲一公嘗舉此義以難余余曰不立語言文字者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也章句積八萬四千者善以譬喻而曉喻人也無所住而生心故於法無所得善以譬喻而曉喻人故於法無無說一公曰善哉落言詮寶蓮松上人者一公座下之龍象也示余以法語若干卷善哉不落言詮矣余既樂大乘有擔荷者而又吾故人之弟子也爰歡喜讚歎而題其卷首以誥讀者

問樵上人海上稿情圖記

數百年琴譜皆出廣陵廣陵固多碩師哉近世之善者曰吳思伯思伯之學傳釋仙機其別曰顏夫人顏夫人授梅蘊生仙機授釋問樵蘊生沈精操縵遐慕叔夜名所居曰嵇庵以論其志然其言曰琴之妙在聲聲者情之所寄也古之人情有所觸而託之聲後之人循舊聲而以託其所託故聞其聲則必知造此聲者為何如人人所為造此聲者因何如事具此真解唯小子與問公矣吳君仙公未足以與此也余按呂氏精通之辭曰鍾子期聞擊磬者而悲嘆曰心非臂而臂非椎與石悲存於心而木石應之其博志則曰尹儒學御三年

而不得夜夢受秋駕於其師明日其師謂之曰吾非愛道也  
恐子之未可與今將教子以秋駕尹儒為言所夢固秋駕已  
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精而熟之也言授受聲聞之  
相交必以精也是故藝之至者必移人情然非其人之情先  
能自移則藝固不至矣夫以伯牙之學成連之教而移情必  
以海上為期情固必移於海上乎古人聞濤聲見劍舞而悟  
草法覽山川雄奇詩文為之增氣是豈有迹象可擬理趣可  
尋者乎是伯牙之情能自移而適移之於海上也是問公作  
圖之指也

小倦遊閣記

嘉慶丙寅予屬揚州觀蒼天順園之後樓得溧陽史氏所藏  
北宋棗版閣帖十卷條別其真偽以襄陽所刊定本校之不  
符者右軍大令各一帖而襄陽之說為精襄陽在維揚倦遊  
閣成此書予故自署其所居曰小倦遊閣十餘年來居屢遷  
仍襲其稱而為之記曰史言長鄉故倦遊其人才足依說者  
謂倦遊也習氣深穢物莫能然近世人事遊者輒使才盡  
何耶蓋古遊也有道過山川則究其形勝既塞過平原則究  
其饒確與穀木之所宜過城邑則究其陰陽流泉而驗人心  
之厚薄生計之攻苦遇農夫野老則究其作力之法勤惰之

效過舟子則究水道之原委過走卒則究道里之險易迂速與水泉之甘苦羨耗而以古人之已事推測其變通之故所至又有賢士大夫講貫切磋以增益其所不及故遊愈習則見聞愈廣研究愈精而足長才也今之遊者則不然貧則謀在稻粱富則娛于聲色其善者乃能于中途流連風物詠懷勝蹟所至則又與友朋事談讌逐酒食此非惟才易盡也而又長惡習予自嘉慶丙辰出遊以至于今廿有七年矣少小記誦荒落殆盡而心智益拙志意頹放不復能自檢束而猶日冒此倦遊之名也其可懼也夫其可愧也夫

述學一首示十九弟季懷

余本中上資庭訓受先子提撕襁褓中即云求在己差長艷科第七歲學八比遂奪讀書功祇誦易詩禮未能詳訓詁亦為剽說計然至關倫常必審辨非是諄諄人禽樞升墜決于此此學異吾鄉羣嗤為迂鄙此心遵大路已不躓荆杞蹉跎且成童先子病疥痔五載侍藥隙夙夜讀選史遐追道麗詞冥心探原委雖云無師學略能別善否又復羨兩漢豪士許國偉遂攻權家言成敗較絲系撫躬覺有獲深悔遠眾俛不辜背庭訓立脚猶跛倚貧既能敗行所與或比匪幸天牖其衷就食皖江溪得遊大興門

朱石君先生

乃覩為人軌遂覺汗浹

背有如暑絙泉立身期返初聞見亦差啓乃嘆前所學所得  
皆糠粃乃知恥剽竊真積務尺咫三禮尚完書能固人筋髓  
千載賴鄭公世亂道不否學者準此的反求道在通續自讀  
通鑑治亂示掌指復得~~病~~書研索植國體創制兆興喪經  
緯二書備今古有作者莫能與泰擬望途可漸進蓬轉又中  
毀幸每遇宿儒容我居子弟問難析其疑一一銘心督劉生  
武進劉逢紹何學為我條經例始識群籍繁公羊受綱紀易  
義不終晦敦復有張氏武進張臯文先生諱惠言觀象得微言明辨百世  
俟私淑從董生武進董士錫略悟消息旨讀書破萬卷通儒沈  
與李吳沈欽韓字文起陽益我以未聞安我之罔殆鄭學黃

陽湖黃乙心通許學錢嘉定錢坫神解既得明冊籍又得親  
模楷乃見善惡途判異如河濟乃令苟得心渙若水釋矣憶  
昔攻時文殫精忘膏晷房行藁汗牛一一究肯綮比謂契真  
脉誰知土偶耳於今十年餘棄斯等葑菲隨俗偶執筆迺如  
決源水讀書得正路履之坦如砥善忘更饑駘恨難窮富美  
悠悠二十載更張亦已屢折肱為良醫斯語無虛詭吾弟向  
盛年電勉思此理要言必不煩有恥方為士

五言一首說八比贈陳登之通判即留別出都門

往昔奇渥世演講為小品

山長排比講義為時文名制義小品八比所自始也

於今五

百年用為汲士綆立言代賢聖托體縱高迴於中若無我得

母俳優並其法首肯題譬彼服尚稱偉議非應有朽然嗟如

癭韜精承與落脫手彈丸正裂帛力在外張弦直斯應立勢

必求安樹義定知勁一語見真實萬卷相奔併琢玉必去瑕

鎔金貴盡礦王錢體初成唐歸業斯盛正聲終鄧陶馮許漸

為梗降及神宗末么膺狡然逞金黃起橫流唯殺氣未靖安

溪差斂鏐朴茂或傷韻劉

大櫬才甫

寶光萬

遙相望高曾軌不泯

殿奔有棲霞

年廷相

風力最悽緊矯矯百年內望若懷霜凜

日下執牛耳將

第次姚學塊

聲實等思力將則雄風裁姚乃

整從學半簪裾信受如追影塵腐相摻擗屈伸隨春蚓利祿  
途則然謬種傳無竟豈惟文運頽實見耻維儻反經用狂狷  
士氣庶復振竊欲挽狂瀾棉薄慚非任以茲卅載遊事斯同  
禁黽容易與誰談深藏自守傲不謂太丘子違時出獨佺已  
快同聲求更為吾道幸所憾賦驪駒被放急歸省前期詎可  
預服膺夫共永揮手即天涯私心常耿耿

登之名延恩江西新城人近又号雲石侍郎陳希祖王  
方先生之子侍郎陳希曾雪香先生之猶子侍郎于  
厚主故得相識至相善則以論八比因有此贈

或問

道光甲辰八月予編錄論文之書既成或問曰先生之論文  
也上自經史子集下及倚聲傳奇並闡其立意之淺深糾其  
措辭之得失可云切而備矣唯八比為儒者正經而止攝五  
言二首入錄讀者就求其法則門徑不明推廣其義則感發  
無自近世多有精通古學而不能八比者然先生述學詩云  
房行藁汗牛一一究肯綮比謂契真脈誰知土偶耳則先生  
於此道實深何不據少小勤求之蘊示學者渠獲以執此  
者之口予予曰八比取士歷年五百忠良英俊類出其中義  
醇詞淨本於經議鴻識壯釀於史描摹精切依於子波瀾洪

遠源於集與古文固不殊也唯其結體褊小風裁矜整故用法為尤嚴而取勢為尤緊古文言皆已意八比則代人立言故其要首在肖題而肖題之機決於審脉脉有來有去其長章巨節以中間一二間語命題者文中詞意俱不得出本題之外而眼光手法注射操縱必使牽全身以一髮現全神於一顧然意則全身全神而筆仍一髮一顧乃為能事其單句為章者發此言也有由便是來脉如其言則得不如其言則失便是去脉故八比尤以單題為緊要關隘以其題未具間架梁柱皆須意造故也然古文言皆已意故貴能蹈實八比代人立言故貴能導虛古文雖短章取盡已意故轉換多變態其牆壁寬而峻八比雖長篇取協題情故推勘少迴互其牆壁隘而夷自有八比以來果其能者未有不外嚴牆壁之守而拘專導虛以求制勝者也而或薄為小道者正以其體成於法意妙在虛責其實際不足當宇宙有無之數而已然其凝思至細行文至密所有近輝遠映上壓下墊反敲側擊仰承俯引之法反較古文為備故工於八比者以其法推求古書常有能通其微意不致彼此觸礙者則八比實足以為古文之導引唯其始也以八比入其終也欲擺脫八比氣息卒不易得耳世固有少小未習覓舉而自慕前哲博覽典籍窮力古文而不能八比者矣若幼習舉業繼攻古文古文可

觀而不工八比者則事理之所必無蓋八比皆父師督責而成用心專積力久於八比尚無所得而謂其能窺古文宏深之域哉習八比者無論安性之利鈍父師必宜擇一隅集必自集中明白簡鍊之文授之并使熟讀其旁批搃評以悉一定不易之法授經書時則與之講明訓詁使通字義成篇之後看其出筆筆力峭拔者則使讀子厚明允介甫而以陳大士黃陶庵蕩其胸懷筆情幽雋者則使讀傅季友任彥昇陸敬輿歐陽永叔之文而以董思白鄭荃陽和其韻調筆致重實者則使讀劉子政韓退之曾子固之文而以陳卧子熊次侯資其典贍筆意窈深者則使讀戰國策太史公之文而以

錢鶴灘金子駿誘其雄肆此後則聽其自為從吾所好而非父師之所能為力者矣唯一切講章自永樂大全戴題鏡約註等書斷不宜使之寓目自室聰明至學庸書本戴記之二篇文理顯暢自宋仁宗御書之以賜狀頭王拱宸及南宋考亭別撰章句合論孟名為四書林然仁宗書賜一節而以為河南二程始尊信表章之一若禪門所謂獨標心印者其徒從反覆辨說愈解愈縛實則尋繹本文何不可解說之有凡是理障尤宜棄擇蓋義理存乎人心隨所學為深淺既明字義又明文法而必依人為說從門入者不是家珍斯之謂矣唯

白口券送路文  
文物典章無可鑿空書闕有間漢儒已有不能盡通者而四  
書內典制則三禮鄭注尚可考覈而晰近乃束經籍於高閣  
使後生小子繙編典牋文林史乘等刻訛以傳訛果能概從  
屏絕求之遺藝即其質性弱劣不能誦習全經招集二三同  
志分門各纂自了原委亦不必沈淹歲月始克有成也若近  
日小試題多割截在主者不過欲杜抄襲之弊既通文法臨  
場求其程式便有依仿正昌黎所謂不學而能者而時師乃  
以其鈎意嵌字纖小無可比似者珍為秘授使佳子弟窮年  
兀兀卒無一得手處是可歎也要之八比一道本非甚難而  
士人業此並時百萬積二百年之久其卓犖可觀者曾不能  
十數則以利祿之途人懷僥倖朝駕南轅暮從北轍前邪後  
許謬種流傳隳風氣而壞風俗遂致世道人心愈趨愈下豈  
唯八比之厄劣而已哉

